

原文：本文为导论 (*Introduction*)，选自 Gleeson, J.J., O’rourke, E. and Rosenberg, J. eds., (2021). *Transgender Marxism*. London: Pluto Press.

本文作者：朱尔斯·乔安妮·格里森 (Jules Joanne Gleeson) 和艾尔·奥罗克 (Elle O’Rourke)

译者：許顥頊 (代词 they/them/祂/TA)

关于本译文的几点说明 (部分直接复制自译者之前译文内的声明)：1. 译者的翻译是以冗长的词意叠加以及对原文的尽可能保留 (词汇、结构等)，同时译者不在意格式规范 (比如会刻意使用空格、破折号来引导阅读节奏) 亦或其它相关翻译规范。另外，【】内除表示数字外，均为译者注解，且部分引用文献的脚注没有进行翻译、脚注翻译格式也不统一 (如，中英混合或者中英分离)，因豆瓣格式限制，引用注释中的斜体将无法显示。2. “trans”一词将译为“跨儿”或“跨性/别” (这个翻译在本译文中不一定会出现)、“transsexual”将译为“跨性” (本译文虽希望保留其历史含义与当代诠释，但完全不希望其作为译文被引入时，被译为“变性”这样在部分中国跨儿与非二元者社群中被视为具有贬损色彩的词汇) 其它诸如“woman”译为“女人”，“female”只译为“女性”，“sex”译为“性”、“gender”只译为“性别”。3. 译者的翻译是机械且僵硬的，完全没有把握住行文的细微差异 (nuance)，比如 domestic、family、household 全都翻译成“家庭”；state、nation 都译成“国家”；function、operation 常都翻译为“运作”等；pattern、mode 常都翻译为“模式”等。4. 译者再次为本译文中蓄意出现的拗口词汇组合表示抱歉，并且，本译文只是译者故意砸在读者脚上的小石块。5. 由于豆瓣限制，本文部分内容将分两篇发出，译者也会发出 PDF 文档。

##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 (*Transgender Marxism*)

### 导论 (*Introduction*)

#### 亚文化和分离 (*Subcultures and separation*)

最近我们这样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

跨儿美学、风格和品味 (trans aesthetics, stylings, and tastes) 之膨胀已经远远超出了 (swollen well beyond) 几年前它们所涵盖的 (spanned) 一系列亚文化。跨性别文化

(Transgender culture) 的流行程度是以往几代西方性别颠覆者 (gender subversives) 几乎无法想象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形式 (blossoming form) 之扩张甚至连那些最深陷其中的人 (those most plunged) 都无法跟上。

曾经完全秘密从事的 (clandestine) 东西——或与政治激进主义 (political radicalism) 有关的东西——现在已经被其特定成员/支持者 (niche constituency) 以外的人所接受。跨性别文化已经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大众文化 (mass culture) 出现。照这情况来说, 我们可能预见作为颠覆性力量 (subversive force) 的跨儿政治 (trans politics) 的衰减 (dwindling)。相反, 跨性别共产主义 (transgender communism) 已经绽放, 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往往是由那些生活/生命 (lives) 围绕着过渡/转变/变迁 (around transition)<sup>1</sup>而被重塑的人所领导的。这斗争, 无论是从监狱和管制 (prisons and policing)、贫困和紧缩政策中 (poverty and austerity) 解放出来 (liberation from)、抗击法西斯街头运动 (combating fascist street movements), 或者是避免生态崩溃 (averting ecological collapse), 跨儿者 (trans people) 的数量有着不成比例地繁多 (in disproportionate numbers), 并且有着充分的声音 (full voice)。我们在革命组织和颠覆性圈子 (subversive circles) 里所有着的似乎不可能的突出地位 (unlikely prominence), 常常让我们和其它人一样感到困惑 (baffling)。

这本文集的作用不是要诞生一个新的观点: 很明显,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 (Transgender Marxism) 已经存在。对于那些有意寻找它的人而言, 边缘出版物 (marginal publications) 和私人论述 (private accounts) 多年来早已一直在培养这种思想脉络 (vein)。使跨性别理论 (transgender theory) 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的结合 (a coupling) 得以成形 (*bring into being*) 的责任并不落在我们身上。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个旺盛的领域, 尽管它被限制在最深奥和飞逝的表达途径 (esoteric and fleeting outlets) 中。这本选集收录了我们注意到——在短暂的空间 (ephemeral spaces) 里: 活动家圈子 (activist circles)、读书俱乐部、和社交媒体, 在杂志和社交媒体私聊信息中 (in zines and social media DMs) ——传播的跨性别作家的理论观点。一次又一次地发现, 源自于这一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松散而缜密的传统 (the

---

<sup>1</sup> “transition”一词在这里也指跨儿者的“过渡”, 如医学过渡, 又或决定以跨儿身份生活这样的过渡等等, 都可以是“transition”, 但很多人在使用这词时常默认“transition”指的是医学过渡。——译注

loose and meticulous tradition) 的框架们 (frameworks) 被带到了有关性别过渡 (gender transition) 的问题上, 或者说, 在更广泛的资本主义语境 (capitalist context) 下, 性别不遵从性 (gender nonconformity) 如何能够生存。但是, 对经济模式和历史时代的分析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modes and historical epochs) 如何会如此直观地导向 (intuitively directed towards) 性别过渡这一最直接和最道德性的过程 (most immediate and ethical of processes) ?

让我们从我们的文化诋毁 (cultural denigration) 开始说起, 其仍是我们生活/生命 (lives) 中的一个普遍特征 (pervasive feature) (尽管我们的经验被普及化了 (popularisation of our experiences) )。由于我们仍然经常遇到的污名羞辱 (stigma) , 跨儿理论化 (trans theorisation) 的展开 (unfolds) 往往是一个倾诉和坦白的过程 (a process of confiding and confessing) 。我们更经常地谈论我们自己的经历, 而不是试图网罗一切地谈论整体 (more comprehensively) 。我们所聚集的听众, 既是我们的知己 (confidants) , 也是我们的同志 (comrades) 。这种出版风格 (this style of publication) 有着具体性这一好处 (the blessing of the concrete) , 但同时也发现其本身被锁定在不可避免的重复之中。用来理解 (并在某一天击败) 恐跨 (transphobia) 的批判性词汇 (critical vocabularies) 被发明出来后, 又被重新改造成新的词汇 (reinvented anew) 。<sup>2</sup> 在我们的顿悟与压抑尝试 (our epiphanies and attempts at repression) 之间的共性 (commonalities) 导致了大量的小圈子玩笑 (extensive in-joking) , 也就是认识到 (recognition) ——我们最怪诞的特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相当容易预测——的时刻。我们的斗争既是生死攸关的 (life-or-death) , 又是可笑的 (laughable) , 既是独特的 (unique) , 又是陈腐常见的 (hackneyed) 。刚出现的俚语/流行语 (slang) 经由一段时间后又变得过时; 之前没有命名的性别定位 (gender positions) 在成为遮遮掩掩的小圈子玩笑 (furtive in-joking) 的刺激因素 (fuel) 之前几乎没有被取名 (christened) 。由此而产生的术语大量炮制 (terminological churn) 有可能造成 (threatens to) 沦为一种目的本身 (become an end-in-itself) , 而不是一种解放工具 (emancipatory tool) 。

---

<sup>2</sup> 就像早期妇女运动 (women's movement) 中对“父权制 (patriarchy) ”的不一致且不稳定的理论化一样, 这产生了无限的术语 (infinite terms of art) 和不断变化的习语大杂烩 (ever-shifting mélange of idiom) , 这些习语更多地定义了“内部群体/小圈子 (in-groups) ”的界限, 而不是活生生的运动 (living movements) 。

这似乎是一种揭示命运的方式：我们的性别既存在于规范性和抽象性术语中（normative and abstracted terms）（女人 women 做这个，男人 men 做那个……），又存在于亲密具体术语（intimately concrete ones）中（‘我已经进行HRT<sup>3</sup>九个月了……’）。跨性别经验（transgender experiences）横跨了（straddle）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的传统界限、工作场所和家庭（workplace and household）的传统界限。过渡（transition）既是一个具有深远社会影响（far-reaching social ramifications）的程序/手术（procedure），也是一个亲密的个人事件。

但鉴于这种平衡，为什么这么多跨性别者（transgender people）看起来被马克思主义，以及被更普遍的革命性理论（revolutionary theory）所吸引？随着劳动力被迫使分离为越来越碎片化的组成形式（more splintered formations），并在许多情况下沦为临时性的‘临工’（casualised ‘gig’），为什么系统性思想（systemic thought）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旺盛发展而不是收缩？最明显的是，使得我们将思考（thinking）限制在私人场合（private venues）的这同一样的污名羞辱（the same stigma），导致了我们在政治上的出现（appearances in politics）显得是如此的喷发性（proving so eruptive）。跨性别生活/生活（transgender life）极其严酷，以至于许多人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境况是无法挽救的（beyond redemption）；认为没有一个中左翼政党（centre-left party）或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Third Sector）的走向变化（trend）可以依靠，来真正松动削弱（loosen）压迫的紧握支配（the grip of oppression）。

因此，近年来，对于那些在革命圈子里向别人介绍自己的人来说，同时听到‘跨儿（trans）’和‘共产主义者（communist）’已经成为一种惯例。再一次：我们在怪诞（freakish）与离奇（outlandish）之间移至可预料的（the predictable）、陈词滥调的（the cliché）。

通过将这篇文章收集成一本面向大众的书（a mass-marketed book），我们旨在以一种更持久且更容易理解的形式来捕捉最近激增的性别越轨式马克思主义思想（gender-deviant Marxist thought）；让我们超越华丽的小圈子玩笑（ornate in-joking）与共有的自我指涉性（communal self-referentiality）的限制，并走向社会革命。或者至少是为了避免不知不觉的重复（unwitting repetition），以及无可挽救的行话冲突（hopeless clashes of

---

<sup>3</sup> “HRT”即“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激素替代疗法。——译注

lingo) , 正如不同场景和不同传统 (divergent scenes and traditions) 使用不同的术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通过这种不稳定的平行分析与再造的过程 (unsteady process of parallel analysis and reinvention) , 一批跨儿者已经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处理性别 (deploye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pproaches to gender) 。我们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已被理解为更广泛的阶级斗争过程 (process) 中的一个发展进程 (progression) , 并且我们的过渡/转变/变迁 (transitions) 则被理解为社会再生产要求的重塑 (reshaping the demand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

我们相信,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者 (transgender Marxists) 取得的现有突破将改变 (transform) 未来几年革命行动的范围 (the scope for revolutionary action) 。我们决心不将自己局限于通过传统学术渠道建立的对跨儿生活/生命 (trans lives) 的理论化

(theorisation) 。一个学院 (a faculty) 或另一个学院可能认为足够‘学术’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是我们的标准。虽然我们对投稿者 (contributors) 的要求很高, 但完美融入 (fitting neatly into) 现有知识劳动分工 (the existing division of intellectual labour) 这件事, 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我们的目标是包含全球范围内的观点, 同时不让任何作者承担作为当地‘代表’ (local ‘representatives’) 、或本地提供信息者 (native informants) 的角色。<sup>4</sup>

这本合集无疑会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 (*within*) 某部分群体 (quarters) 中引起愤怒。许多人认为阶级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任何对性别少数群体 (gender minorities) 的考虑 (consideration) , 性别少数群体被框定为是工人的简单性和一般关切 (the simplicity and ordinary concerns of workers) 的附带事件 (sideshow)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所说的‘庸俗马克思主义 (vulgar Marxism) ’ (与马克思的思想有着广泛联系 popularly associated 的一套学说 doctrines, 但在他实际著作中的基础是可疑的 dubious foundation) 近年来已经成为一种更为喧嚣的趋势 (noisier trend) 。<sup>5</sup>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是由对生产资料/手段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的不平衡控制 (uneven control)

---

<sup>4</sup> 其中一位来自全球南部的投稿者选择了这么做, 不提及自己的姓名、性别定位 (gender position) 或国族出身 (national origins) 。在许多背景下 (contexts) , 跨儿政治 (trans politics) 仍然是一件秘密进行的事情 (clandestine affair) 。

<sup>5</sup> 最近, 阿什利·波尔 (Ashley Bohrer) 把这称为是那些最熟悉《资本论·第一卷》 (*Capital Vol I*) 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兜售的‘正统故事 (orthodox story) ’。

所造成的社会分工 (social division) , 而劳动力部署 (the deployment of labour) 需要保持这些不平衡关系 (lopsided relations) 在几代人之间持续运作。严格地将政治斗争与对这一分割 (divide) 的坚定关注联系起来, 被认为是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 (materialist) ’观点的唯一合理基础 (sole sound basis) 。平庸马克思主义者们 (Middlebrow Marxists) 越来越多地将这种僵硬的现实主义 (rigid realism) 与‘身份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的变幻莫测 (vagaries) 并置在一起。

然而, 从马克思最早的共产主义著作开始, 我们就看到了对社会独特性 (social particularity) 之问题的强烈关注 (concern) 。从他关于美国内战的著作到关于反犹太主义 (anti-Semitism) 问题的著作, 马克思拒绝把少数群体 (minority groups) 的命运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之结构化 (the structuring of society as a whole) 中剥离出来。在他最早发表的作品之一, 《论犹太人问题》 (‘On the Jewish Question’) 中, 马克思介绍了国家的独特运作 (distinctive operation) :

对私有财产 (private property) 的政治废止 (political annulment) 不仅没有废除 (abolish) 私有财产, 甚至还预设 (presupposes) 了它。当国家宣告出生 (birth) 、社会等级 (social rank) 、教育、职业 (occupation) 都是非政治性区分 (non-political distinctions) 时, 它就以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生、社会等级、教育、职业的区分 (distinctions) 。当国家 (state) 宣布 (proclaims) ——并且不考虑这些区分——国家 (nation) 的每个成员都是国家主权 (national sovereignty) 的平等参与者时, 当它从国家立场 (the standpoint of the state) 处理对待 (treats) 国家 (nation) 之现实生活 (real life) 的所有要素时。然而, 国家 (state) 允许私有财产、教育、职业以它们的方式行事——即, 作为私有财产、作为教育、作为职业, 并施展 (exert) 其特殊性质 (special nature) 的影响。国家 (state) 不但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区分 (real distinctions) , 反而是以它们的存在为前提 (presupposition) 而存在; 它觉得自己是一个政治国家 (political state) , 并且只有与其存在的这些要素 (these elements of its being) 相对立的情况下才断言 (assert) 自己的普遍性 (universality) 。【本段为缩排引用, 译注】

换句话说, 我们仍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著作和政治关切 (political concerns) 与我们自己的斗争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被指责在马克思主义本身 (Marxism proper) 之外运作

(operating) , 我们只能欣然同意 (gladly assent) 并且自豪地与马克思本人一起, 站在“不正当的马克思主义者 (improper Marxists) ”之中。

马克思所描述的国家 (state) 并没有消亡。仍然采用着 (adopting) 所谓的公正性 (supposed impartiality) , 仍然支持着社会压迫, 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revolutionaries) 继续面临着官方公民身份 (official civic identity) 以及为我们提供值得生存的生活 (provide us lives worth surviving through) 的社群 (communities) 这两者的网状缠络 (enmeshment) 。公民身份总是以官方形式有选择性地扩展

(selectively extended) (例如, 一位移居者 migrant 必须证明她自己有‘技能’并且行为良好, 以便获得居留权 leave to remain) , 然后被结构性剥夺 (structural dispossession) 心照不宣地破坏 (tacitly undermined) (一位种族化的少数族裔公民 a racialised minority of citizens 可能从出生起在许多方面拥有平等权利, 但仍然每天面临着压迫) 。这种紧张关系 (tension) 困扰着二十世纪的解放运动 (emancipatory movements) : 形式上的解放过程 (formal emancipatory processes) 产生了新的支持者 (constituencies) , TA们愿意‘见好就收 (quit while they were ahead) ’, 退回到私有生活 (private life) 中, 而不是推动更有争议的‘结构性’转型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 或直至社会革命 (through to social revolution) 。我们在当前仍然与这些相同的紧张关系斗争挣扎着: 革命政治运动的参与者不可避免地要同时考虑尽其所能地推翻现有的秩序, 同时又要塑造 (fashioning) 一个可居住的生活 (a liveable life) 。在欧洲和英语世界 (the Anglophone world) 的大部分地区, 几个世代以来的跨儿解放斗争的成就 (the successes of generations of struggle for trans liberation) 正带来着搁浅停滞于这些方面的胜利 (are bringing victories which run aground in these terms) 。我们不断变化的身份得到了官方许可 (official sanction) , 跨儿者们 (trans people) 发现我们越来越接近于一种正式化/官方化的平等 (formalised equality) 。而在被右翼民粹主义取代的国家, 如匈牙利和特朗普执政四年的美国, 则出现了明显的反转。然而, 这种官僚程序的简化 (this simplification of bureaucratic processing) 还远远没有真正缓解我们每天遭受的折磨和羞辱。

跨儿行动主义 (trans activism) 之‘主流’关注的是缓和平顺 (smoothing over) 过渡过程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 因为它贯穿了各种机构 (institutions) , 包括那些属于国家的机构。我们被国家官僚机构 (by state bureaucracy) 、被地主和雇主 (by landlords

and employers) 所支配, 而这往往被视为一种给定事实 (a given), 被敏感度训练 (sensitivity training workshops) 和关于代词的激烈争论 (pronoun go-rounds) 重新修饰 (reclad)。在许多国家背景 (national contexts) 中, 在肯定 (affirming) ‘自我认同 (self-identification) ’之原则 (doctrine) 以及精简流线化 (streamlining) 国家 (states) 认可 (validate) 合法性转 (legal sex changes) 的程序方面, 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突破。尽管英国某些女性主义圈子对这些突破做出了猛烈的反对反应——这种强烈抵制 (backlash) 后来已经转移扩散 (metastasised) 到了更广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liberal intelligentsia) 中——但这阴雨连绵的死水 (rainy backwater) 似乎某种程度上像是特例 (an outlier)。<sup>6</sup>在大多数情况下, 全世界的左翼圈子以及青年运动都开始接受‘跨儿权利 (trans rights) ’的呼吁, 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

但是, 如果跨儿解放 (the emancipation of trans people) 并不能通过确保‘权利’ (the securing of ‘rights’) 来赢得呢? 如果无论国家认可 (state validation) 的过程变得有多么平顺 (smoothed-over), 然而, 有意义的解放 (liberation) 仍就在视野之外呢? 如果即使是最彻底的对法西斯主义政治击败 (political defeat of fascism) 也不能保证实现我们的社会解放 (social liberation) 呢?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 (Transgender Marxism) 正是要开始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以复调对应 (polyphony) 的形式给出答案。对于马克思和他的遗产, 并不存在权威性的处理方法 (authoritative approach), 我们也不试图强加一个。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广泛而有活力的传统 (broad and living tradition), 并且是由其持续的内部争论 (its continual internal disputations)、其相互竞争的各种学派 (its vying schools) 和其具有争议的正统理论 (contested orthodoxies) 所界定的。

这些答案中的每一个都在马克思实践的不同方面得到了启发。对于一些人来说, 马克思是一位对实证研究有着贪婪胃口的原始社会学家 (ur-sociologist), 其蜷缩在桌子上等待来自不列颠图书馆的档案资料, 稳步地构思着 (concocting) 一项仍然密切地影响着

---

<sup>6</sup> 关于这种英国特有的苦难折磨的更详细概述, 见 Sylv, M. (2018年3月)。你比我们的压迫者更具有压迫性: 英国左翼中的恐跨和厌跨女症 (You Are More Oppressive Than Our Oppressors: Transphobia and Transmisogyny in the British Left)。《新社会主义》 (New Socialist), <https://newsocialist.org.uk/you-are-more-oppressive-than-our-oppressorstransphobia-and-transmisogyny-in-the-british-left/>。



(informs) 当代研究者的调查的不朽成就。就业统计数据、主流心理学和经济学文献、新闻学文献 (journalism)、工人的调查与证词 (workers' inquiry and testimony) ——我们这个时代的蓝皮书——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用途而编撰调集的 (marshalled)。就像马克思研究他试图批判 (critique) 的政治经济学家 (political economists) 一样, 我们利用这些枯燥的材料, 就那些为自己辩护的权威本身而言, 来揭示我们社会制度 (social system) 的荒谬性 (absurdities)。

其它人则在哲学家马克思身上找到了共鸣, 其精通 (versed) 从伊壁鸠鲁 (Epicurus) 到他那个时代的德国观念论者的狂热神秘主义 (the fevered esotericism of the German idealists) 的思想史——一个试图理解现代性、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所到来的大众政治 (the arrival of mass politics) 的纠缠关系 (tangled relations) 的马克思。马克思对哲学术语 (philosophical terms of art) 的掌握, 使他既着手于反对它们的疏离 (detachment), 又内嵌着它们的指称框架 (frames of reference)。马克思对这些思想家的产出作出了回应, 这些成果似乎与他的政治关切有关, 但同时他从未完全融入 (being fully integrated into) 或讨好 (ingratiated with) 任何学术团体 (scholarly community) ——这对于今天的跨性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transgender Marxist theorists) 来说, 是很常见的命运。

还有一些人从宣传家马克思 (Marx the propagandist) 那里得到线索——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组织者, 顽强地专注于发展自主权力 (autonomous power)。他是战略偏执狂 (strategic monomaniac), 几乎只参与由工人建立的促进工人利益的组织。他是政治斗争的坚定支持者 (rigid proponent), 认为政治斗争是工人力量的连续发展 (successive development), 并且他拒绝将政治分裂成 (fragmenting) 一系列由各自的 (respective) 国家议会 (national parliaments)、文雅社会 (polite societies)、和知识分子 (the intelligentsia) 来解决的‘议题 (issues)’。马克思的这一方面提供了对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 (political)’的东西的完全断裂 (a total break): 它敦促人们戒绝 (abstinence from) 常常出现的阵阵议会闲谈 (usual flurry of parliamentary gossip), 戒绝热心沉浸 (earnest immersion) 在非政府组织 (NGO) 的报告中, 戒绝依赖信任稳固的选举大会 (electoral conventions), 这些大会缩小了可能性的视野 (the horizons of the possible)。国家和全球治理 (nat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的宏伟会议厅 (grandiose chambers) 与令人窒

息的委员会 (stifling committees) 只为我们提供了政治的一个面向 (one dimension of the political)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 (*Transgender Marxism*) 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任何工作生产区 (shop floor) 、建筑工地 (building site) 或办公机关 (office) 依赖着的权力 (*power*) 。

但是，正如马克思的生活和工作 (work) 本身的任何特征一样，吸引许多跨儿理论家 (trans theorists) 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肯定是对我们可能称之为是跨儿行动主义的‘主流’ (‘mainstream’ of trans activism) (尽管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奇怪的概念) 的挫败感 (frustration) 。从许多组织不情愿在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综合体之外思考 (think beyond the state and the NGO complex) 到那些自称为‘社群 (communities)’的集体 (groups) ，它们显然被其参与者 (participants) 不同的阶级位置与利益 (divided class positions and interests) 所分裂 (riven) 。我们经常发现自己被期望搁置搁置关于剥削或生产方式 (modes of production) 的问题，以平息我们中可能在共性 (commonality) 中觉察到任何差异化 (differentiation) 的那一部分人。结果总是一样的：要维持所有跨性别者 (transgender people) 有着完全相同的利益的自满幻想 (conceit) ，总是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欺骗 (a dose of bad faith) 。尽管全球右翼 (Global Right) 恐慌地坚持认为，国家 (the state) 愿意容忍我们的存在，表明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地震裂痕 (a seismic rift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但实际上，无论我们赢得什么样的小突破，都不会对社会所依靠着的更为坚固的剥削关系 (the much sturdier relations of exploitation) 构成威胁。

在这种脉络下，马克思主义可以提供解释，防止不可避免的倦怠 (burnout) 倒退至单纯的犬儒主义 (mere cynicism) 。它可以重新调整 (reorient) 我们的方向，使我们远离自由派乐观主义 (liberal optimism) ，以及随之而来的可预见的冲击 (predictable shocks) 。它引导我们反对国家 (the state) ，以及反对对人类剥削行为的自然化 (the naturalisation of human exploitation) 。而且，有时，它可以引导我们远离马克思本人。对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内在批判的实践 (a practice of immanent critique) ；也就是说，是一种在精神上与马克思一起思考的实践，而不是在文字上。我们与他一起思考 (think *with* him) 是为了反对 (*against*) 和超越 (*beyond*) 他的限制 (limits) 。

老鼹鼠和内分泌系统 (*The old mole and the endocrine system*)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有意地关注那些别人可能摒弃认为是 (dismiss as) 庸俗的、不恰当的、政治以外的 (besides-the-political) 东西。它的目的是对我们所处的独特的匮乏条件 (distinctive conditions of lack) 提供一个唯物主义论述 (materialist account) , 以帮助我们通过不太可能的手段蜿蜒挣脱而出。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写作的政治经济学家和色情作家 (pornographer) 乔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 区分了早期革命者的工作 (the work of earlier revolutionaries) 和马克思更基本的唯物主义 (Marx's baser materialism) 。巴塔耶认为, 前几代人都在寻找一种超验原则 (transcendent principle) 来作为在帝国主义的可憎现实 (the grisly realities of imperialism) ‘之上’思考的一种手段 (a means of drawing ‘above’), 而马克思则选择了一个更谦逊的比喻 (humbler metaphor) :

老鹰钩状的喙, 可以割断 (cuts) 所有与它竞争且不能被割断的东西, 这表明着它的至高无上的活力 (sovereign virility) <sup>7</sup>... 在政治上 (politically), 老鹰等同于帝国主义 (the eagle is identified with imperialism), 也就是等同于个人专制权力 (individual authoritarian power) 不受约束的发展 (unconstrained development), 战胜一切阻碍... 革命性理想主义 (revolutionary idealism) 倾向于把革命 (the revolution) 理解为是居于群鹰之上的老鹰 (an eagle above eagles), 一只击倒专制帝国主义 (authoritarian imperialism) 的**超级老鹰 (supereagle)**。一个——像青少年为了乌托邦式启蒙 (utopian enlightenment) 之利益 (benefit) 而雄辩地夺取权力 (eloquently seizing power) 一般光芒四射 (as radiant as) ——的想法。这种迂回自然地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以及, 在军事法西斯主义 (military fascism) 的帮助下, 满足止步于高涨的对理想主义的需要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levated need for idealism) 。

与此同时, 回到经济事实 (economic facts) 的地下行动 (subterranean action) 中, ‘老鼹鼠’革命 (the ‘old-mole’ revolution) 在腐烂的土壤中开凿挖开了 (hollows out) 令乌托邦主义者的精美鼻子 (the delicate nose of the utopians) 感

---

<sup>7</sup> 在这个殖民顺性/别异性恋父权 (colonial-cis-heteropatriarchy) 脉络下, “virility”也有男性性生殖力、男性气概等含义。当然, 这里所谓的男性是纯粹生物本质论意义下的。——译注。

到厌恶的洞穴 (chambers) 。“老鼯鼠”——这是马克思对群众爆发出的革命的完全满足 (the complete satisfac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outburst of the masses) 所作出的响亮表达 (Marx's resounding expression for) ——必须与《共产党宣言》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中所陈述 (expressed) 的地质起义 (geological uprising) 之概念联系起来理解。马克思的出发点 (point of departure) 与天堂 (the heavens) ——帝国主义老鹰的首选之地 (preferred station) 正如是基督教乌托邦或革命乌托邦 (Christian or revolutionary utopias) 的首选之地——毫无关系。他始于大地的内部深处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也就是无产者的唯物主义内部深处 (as in the materialist bowels of proletarians) 【“bowel”也有“肠子”的意思，译注】。【以上两段为缩排引用，译注】<sup>8</sup>

顺着鼯鼠的足迹，跨性别马克思主义发掘了 (unearths) 跨儿者 (trans proles) 的基本需求 (base needs) ，并把它们带到地面之上 (above ground) ，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

要把马克思及其继承者的泥土般/实在的、肠道般/内部的愿景 (the earthy, intestinal visions) 向外扩展，从肠子 (the bowels) 向构成我们内分泌系统 (endocrine system) 的腺体和受体 (the glands and receptors) 移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过渡 (transition) 也必须被革命者们理解为是一种对它自己的饥饿/渴望形式 (its own form of *hunger*) 的回应。那些驱使许多人为自己 (ourselves) 重塑生活 (reforge lives) 的渴想 (longings) ，让我们彻底无产阶级化 (proletarianised) ，或被驱逐 (cast out) ，成为剩余 (rendered surplus) 。那些渴望 (cravings) 和屈服 (cavings-in) ，临床医生们 (clinicians) 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在‘不安 (dysphoria) ’这个笼统术语 (catch-all term) 下将它们消解

(desiccate) 。事实上，我们欣快应对的时刻 (moments of euphoric coping) 与我们被恶心烦乱的恐惧 (gut-churning dread) 惊骇不已 (struck dumb) 的时刻是纠缠

(enmeshed) 在一起的。这些是界定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刻。躁动的能量 (restless energies) 为我们产生了新的需求 (needs) ；这些需求甚至难以描述。恐跨面向的‘革命’思想 (transphobic strands of ‘revolutionary’ thought) 倾向于把这些向往 (yearnings) 搁置在一旁，使其无法言说 (left unspoken) ；以致其被压制着 (至少在政治领域) (to be

---

<sup>8</sup> Bataille, G. (1985). *The Old Mole and the Prefix Sur in the Worlds Surhomme and Surrealist. In Visions of Exces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34.

repressed (at least in the political arena) , 或者说 (or perhaps) 另其被完全消灭 (to be exterminated altogether) 。

太多时候, 那些被认为是 (passes for) 关于性 (sex) 的革命思想没有做得更好: 内分泌学 (endocrinology) 被简化沦为 (reduced to) 企业阴谋 (a corporate plot) 。只是为了牟利而污染人体的又一个机会。对我们来说, 这种能够谴责或使我们复苏 (condemn or revive us) 的激素流动 (the flows of hormones) 并不比资本主义自然 (natural) , 也不比用食物填饱肚子邪恶 (sinister) 。我们的需求通过我们的血流 (bloodstream) 可测量般明显地埋藏起来 (bury themselves measurably) , 然后在仍然不可能完全分离或可靠地记录的水平上 (on levels still not possible to fully isolate, or reliably record) 定义我们的满足程度 (contentment) 。

<sup>9</sup>

我们不认可对马克思的解读, 即认为他对剥削中的身体性和身体参与的问题 (matters of physicality and bodily involvement in exploitation) 不关心的解读。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 包括凯斯顿·萨瑟兰 (Keston Sutherland) 和玛雅·冈萨雷斯 (Maya Gonzalez) , 已经提请注意马克思对劳动 (labour) 的定义包含着‘人类大脑、肌肉、神经、手等的一种生产性支出 (a productive expenditure) ’。<sup>10</sup>而马克思当然也不会忘记, 生

---

<sup>9</sup> 采用血浆水平 (Blood plasma levels) 来测量 性激素水平 (sex hormone levels) 相当可靠: 雌激素 (estrogens) 的单位是 pg/ml 或 p/mol 【即, picograms per millilitre (微微克每毫升); 原文此处的“p/mol”有误, 应为“pmol/L”, picomoles per litre (微微摩尔每升), 译注】而睾酮

(testosterone) 和黄体酮 (progesterone) 的单位是 ng/ml 【即, nanograms per millilitre (纳克每毫升), 译注】。然而, 这些水平对任何体格的影响都取决于激素受体的敏感性, 并且激素又进一步储存在脂肪组织 (脂肪) 【adipose tissue (fat)】中, 导致更难监测活着的人 (the living) 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变化 (variations from person-to-person) 。在这些因素和更复杂的基因变异 (genetic variations) 之间, 更不用说不同的给药方式 (means of delivery) (从注射 injections、凝胶状药 gels、膏状药 creams、吞服用的药丸, 到植入颗粒 implant pellets) , 任何特定跨儿者可能获得的明显‘结果’的可测量水平, 或者说更普遍地缓解不安情绪 (dysphoric sentiments) 的可测量水平 (the measurable levels) , 是确切不可预测的。

<sup>10</sup> Quoted in Sutherland, K. (2008). Marx in Jargon. *World Picture Journal*, 1.

产的力量 (forces of production) 是如何决定什么是可接受的或有用的身体。<sup>11</sup>我们紧跟着这一传统, 理解我们的身体形态 (physical forms) 首先是由资本的需求来被重塑的。从肌肉质量 (muscle mass) 到皮肤, 从骨骼到毛囊, 我们的形态 (forms) 在历史面前成形了 (take shape)。但过渡 (transitions) 从来都不属于 (belong to) 资本主义。即使它们总是经由资本主义的路线 (routed through it), 它们也与资本主义对抗。跨性别革命者 (the transgender revolutionary) 是一个既不能否认TA的渴望 (their cravings), 也不能为TA的异常身份 (their untoward identity) 而诅咒TA自己 (themselves) 的人。我们愤恨孕育出 (birthed) 我们的社会, 就像我们拒绝搁置它所提供给我们的工具一样。我们发现自己既沉浸其中, 又有抵触情绪。

我们议程的关键是确保跨儿生活本身 (trans life itself) 清晰地进入视野中: 我们反对对‘跨 (trans)’的超越/超验原则 (a transcendent principle) 的巩固 (entrenchment), 这种原则掩盖了跨儿者 (trans people) 在资本主义 (或甚至, 其它生产方式 modes of production) 面前生存所进行的特定斗争。超越性/超验性 (transcendence) 的虚假承诺是, 我们的经验可以像巴塔耶的鹰一样翱翔, 以如此遥远的距离提供对世俗事务 (worldly affairs) 的看法, 以至于污垢和皮肤白纹 (grime and stretch marks) 都在视野之外了。我们拒绝这种做法。我们的斗争是一个必须被理解为亲密的、具体的和特定的斗争; 就像它不停地 (restlessly) 在更普遍的问题上投射阴影 (casts shadows over more universal questions), 搅乱了阶级之间所企图尝试的安置清算 (attempted settlements), 并侵蚀了在其它方面对系统性思考 (systemic thought) 进行的清整性尝试 (tidy attempts)。过渡不是对无边无际的广泛性 (unbounded expansiveness) 的潜入, 而是综合社会学 (at comprehensive sociology) 过千次的失败尝试 (a thousand failed attempts), 试图将其推出到视野之外的一种混乱 (a mess)。一个持续性的刺激物 (a persistent irritant), 扰乱破坏着宏大叙事的平整性 (the smoothness of grand narratives)。

---

<sup>11</sup> 见 Sayer, D. (1987). *The Violence of Abstrac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ayer 引用了马克思的话: 在目前的制度下, 如果弯曲的脊柱、扭曲的四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强化 (a one-sided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等等, 使你更有能力工作 (更有生产力 more productive), 那么你弯曲的脊柱、扭曲的四肢、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性力量 (a productive force)。如果你的智力空乏 (intellectual vacuity) 比你充裕的智力活度 (abundant intellectual activity) 更有生产力, 那么你的智力空乏就是一种生产性力量, 等等, 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性使你更适合这种职业, 那么这单调性 (monotony) 就是一种生产性力量。

我们被迫隐藏自己，同时被钉在清晰的视野中。我们是人类废弃物或异域情调的美味 (human refuse or exotic delicacies) ，这取决于在哪种讯息网站上 (depending on the website) 。清晰地视看我们会引起人们畏缩和颤抖 (evokes cringes and trembling) ，然而我们却被驱赶到了街上。

忠于这种性质 (true to this nature) ，跨儿者在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 (social theory and Marxist politics) 中占据了一个尴尬的空间。当不是被主动地诋毁，或被含括作为礼貌式的脚注的情况时，许多人对跨儿者所感兴趣 (assume an interest in trans people) 是由于我们的**边缘化** (marginalisation) 。由于我们更有可能经历贫困 (poverty) 、赤贫 (destitution) 、从事性工作、经历由更广泛的社会、以及警察和刑事司法体制 (the police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所进行的虐待 (mistreatment) ，我们往往比一般人群 (the general population) 更激进，并因此成为特殊兴趣/利益 (special interest) 的一种原始资料 (a source)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我们的定位 (positionality) ，我们是现成的同志 (readymade comrades) 。

特别是，由于我们在性别秩序 (the gender order) 中占据了一个‘阈限边缘的 (liminal) ’和‘模糊的 (ambiguous) ’空间，我们被认为是具身体现了 (embody) (或至少是诱发了 provoke) 一个颠覆和反叛的空间。这空间，也许，可以动摇现有的社会对性和性别的自满情绪 (complacency vis-à-vis sex and gender) ——也就是某一种性别先锋主义 (a gender vanguardism of sorts) 。然而其结局是，跨儿者也许是一种有用的新成员来源 (a useful source of recruits) ，或者是一个可以追随的时髦事业 (a fashionable cause) ——以及，**轻声地说** (sotto voce) ，是一种特殊责任的承担者 (bearers of a special responsibility) 。

我们可以把这称为‘辅助’之举 (the ‘auxiliary’ move) ：跨性别工人们 (transgender workers) 由于其无产阶级化境况 (their proletarianised condition) 的程度，被认为在一场共同斗争 (a shared struggle) 中发挥着显著作用。这结果是，**只有当** (only in so far) 跨儿者和跨儿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团体已经参与或希望参与的斗争时，跨儿者和跨儿斗争才被视为有意义。这与从跨儿工人的生活经验 (lived experiences) 所提出的明显问题中得出的结论相左。从性工作到‘科技领域的跨儿 (trans in tech) ’，与跨儿者刻板成见般相关联的领域 (the fields most stereo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trans people) 通常也是那些恶名昭彰地抗

拒工会化 (notoriously resistant to unionisation)、抗拒罢工 (to strikes)、和抗拒其它推崇工人利益的组织化的常事 (and other standard fare for workerist organising) 的领域。

作为对跨儿和酷儿生活 (trans and queer life) 的一种论述解释 (an account), 这种‘辅助性 (auxiliary)’论点恰恰是**消极的 (negative)**。我们之所以受到关注, 是因为我们遭受的苦难 (due to our suffering), 也由于我们的污名化及其痛苦 (our stigmatisation and its travails)。简而言之, 我们作为模范式无产者 (exemplary proletarians) 服务着这个事业 (serve the cause)。存在于我们彼此之间已经共同承担了的分离语境中 (in the context of separation that we already share among ourselves) 的生存经验 (the experiences of surviving), 以及由此产生的, 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 (capitalism’s reproduction) 的一种更广泛和更新的观点 (a broader and refreshed view), 的见解 (resultant insights), 几乎没有为跨儿生活的实质 (actual substance) 留下任何空间。

但是, 尽管这越来越流行, 但是这几乎不是称得上是一个新的举动。艾马·希尼 (Emma Heaney) 已经表明, 在整个现代历史中, 跨儿女人们 (trans women) 发现她们自己和她们的经历/经验 (experiences) 总是被描绘为是**其它东西**的寓言 (represented as an allegory for *something else*)。跨儿女人们并没有受到以她们自己的主张方式为基础的待遇 (being treated on their own terms), 而是被用于奠基 (serve to ground) 顺性/别经验的普遍性 (the universality of cis experience)。<sup>12</sup>文学现代主义 (literary modernism) 充满了, 跨儿女人因颠覆固有性别传统 (for the destabilisation of inherited gender traditions) 而作为隐喻人物 (metaphorical figures), 的例子。我们是城市化 (urbanisation)、选举权 (suffrage) 和女人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新角色 (women entering new roles in the workforce), 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男性式自我肯定心态 (masculine self-assurance) 和父权制特有权利资格 (patriarchal entitlement) 的焦虑 (attendant anxieties), 这些所带来的更广泛的不稳定 (broader destabilisations), 的替身 (stand-ins)。在其它论述中, 跨性别经验 (transgender experiences) 是作为技术-科学现代性 (techno-scientific modernity) 所取得的令人目眩成就的一个例子。在弗洛伊德 (Freud)

---

<sup>12</sup> Heaney, E. (2017). *The New Woman: Literary Modernism, Queer Theory, and the Trans-Feminine Allegory*.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希尼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的跨儿-女性气质表征 (representations of trans-femininity) 中追溯这一情况, 包括在性学文献 (sexology literature)、现代主义小说和社会理论 (modernist fiction and social theory) 中。



的手里，我们以一个堕落的形象 (a degraded figure) 出现，然而，我们却是潜意识的一个批判性寓言 (a critical allegory for the unconscious)，阐明 (clarifies) 他关于同性欲望作为倒错和阉割焦虑的理论 (his theory of same-sex desire as inversion and castration anxiety)。在这里，蓄意女性气质化 (wilful feminisation) 是一种关于自我受到伤害 (egoic injury) 的潜在威胁 (a looming threat)，阐明着 (clarifying) 顺性的运作和普遍性 (the operation and universality of cis-sex)。<sup>13</sup>

然而，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双重束缚：当 (in so far as) 跨性别女人 (transgender woman) 被视为是在谈论她自己 (speaking of herself) 时，她就被认为是贩卖纯粹的特殊性 (trafficking in mere particularity)。她似乎是一个没有更广泛影响的 (no wider import)、很容易被收编的 (easily corralled) 边缘性问题/关切 (a marginal concern)。但是，当她被认为是在一个更普遍、更普遍的语域 (a more general, more universal register) 上谈论 (speaking on) 时，她就会抹去她的特殊性本身。当她被带至牵涉 (bear on) 所有具有社会分量的话题上时，她就把自己工具化 (instrumentalises) 了——跨儿 (trans) 作为一种条件，作为一种存在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模式 (mode of life)——并被要求承受整个性别化秩序 (gendered order) 的负担。无论她是什么，跨儿女人总不是她自己；她是性别麻烦的一个明显表征 (a representation of gender trouble writ large)。她自己的论述解释 (account) 只能被怀疑般地接受，但对她的要求却很多。她不仅要为自己的性别提供解释，也要为你的性别提供解释。

这个跨儿女人闯入者 (the trans woman interloper) 的形象，扰乱破坏了女人社群 (the community of women) 中原本稳定和谐的关系，其发挥着缓解 (relieve) 激进女性主义 (radical feminism) 认识到 (acknowledging) 激进女性主义项目本身的不连贯性 (the incoherence of the radical feminist project as such) 所带来的侮辱感 (indignity) 的功

---

<sup>13</sup>见 Freud, S. (1905). *Three Essays on Sexuality*. London: Hogarth.

在他对将性别化精神身份认同 (gendered psychic identity) 还原为生殖器形态 (genital configuration) 的批判中，弗洛伊德用了一种方式否定 (negates with one motion) 这种还原，而用另一种方式来找回 (retrieves with another)。跟随着希尼 (Heaney)，人们可以说，一个幽灵正在困扰缠绕着 (haunting) 经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classic Freudian psychoanalysis) ——跨儿女同性恋的幽灵 (the spectre of the trans lesbian)。其拥抱自己的女性化身份认同 (feminine identity)，并通过与其它女人 (other women) 发生性关系来肯定这一身份认同。对这一观点进行的更全面探讨，请参阅桑德拉·梅特卡夫 (Xandra Metcalfe) 的文章。

能。<sup>14</sup>很方便地，作为害虫的跨儿女人分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激进女性主义所声称的有能力 (claimed ability to) 为总体女人 (women-in-general) 发言 (speak for)、代表 (represent) 总体女人、以及捍卫总体女人的神圣性 (defend the sanctity)：女人权利、女人利益、女人空间和女人知识——的质疑。在这里，跨儿女人砂砾 (the grit of trans women) 被磨成了 (abraded) 女性普遍主义的后卫防御的珍珠 (the pearl of a rear-guard defence of female universalism)。早期女性主义运动曾经试图颠覆破坏的东西，现在被焦虑地重申/重新确立了 (becomes anxiously reasserted)。如果有人想知道一直以来统治着女性主义‘领导层’的 (who have always dominated feminist ‘leadership’)，以白人为主导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富裕的女士们 (the predominantly white, professionally-trained, and well-off ladies) 在担任这种角色上会有多大的成功，这些自封的代表们 (self-appointed representatives) 会发现TA们自己有着一个现成的机敏回应 (a readymade riposte)：‘怎么说呢，我们至少会比男性做得更好。(Well, we will at least do a better job than males)’当然，TA们这所说的‘男性 (male)’是想指跨儿女人 (trans women)。

我们对此的回答很简单。我们坚持认为，跨儿女人不是女性化具身体现的二阶模态/第二等级模式 (a second-order modality of feminine embodiment)，跨儿女人和其它任何人一样，都面临着同样专横的资本主义剥削的要求 (the same imperatives of capitalist exploitation)，一样因父权制关系而加剧 (exacerbated by patriarchal relations)。

---

<sup>14</sup> 这一观点是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苏菲·路易斯 (Sophie Lewis) 对激进女性主义基础主义的许多内在解读 (many immanent readings of radfem foundationalism) 的对话中发展形成的，这些内在解读包括她2017年的文章：Lewis, S. (6 February 2017). SERF and TERF: Notes on Bad Materialism, *Salvage Journal*, 并在她即将出版的《坏女性主义》(*Bad Feminisms*) 一书中进一步发展。

【“SERF and TERF”是“Surf and Turf”的谐音词，“Surf and Turf”意思是“海陆大餐/主菜”。同时，此处“SERF”可以指“排斥性工作激进女性主义者 (sex-worker-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一般来说，缩写是“SWERF”，这里为了谐音词组使用“SERF”这一形式；“TERF”则是“排跨激进女性主义者 (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的缩写。

此外，“radfem”指的是激进女性主义/者 (radical feminist/feminism)，当然这个词的当代含义更指向参与对各种排斥政治的女性主义者，与“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激进女性主义者有着很大不同 (尽管两者有着联系)，比如，粗略地说，前者认为 gender (性别) 是基于 sexed experiences (性化经验) 而产生，也就是经由社会化 (socialisation)，后者则否定 gender，认为只存在生物本质论意义上的 sex (生物性)，试图将一切还原成暴力武断的、所谓 sex-based (基于生物性) 的政治。  
——译注】

但这里还有一些东西被省略了。跨儿男人 (trans men) 呢? 到目前为止, 跨儿男性生活/生命 (transmasculine life) 的独特斗争和乐趣 (the distinctive struggles and joys) 在许多革命理论中都被轻视淡化 (downplayed) 到几近消失的地步。无产阶级男人身份 (a proletarian manhood), 或类似的东西, 如何在面对分离 (separation) 的情况下被锻造出来 (forged), 这是一个充满问题令人担忧的问题 (a fraught one); 像许多这样的问题一样, 它往往被完全回避。在英语语系背景 (the Anglophone context) 下, 大多数相关的革命思想都是在‘跨儿女性主义 (transfeminism)’的标签下阐述的 (articulated), 这个指派名称 (designation) 似乎常常把跨儿男性活动家 (trans male activists) 降至次要地位。<sup>15</sup> 这种趋势通过抗拒反应的循环 (a cycle of reaction) 而自我延续, 因为恐跨人

(transphobes) 对跨儿女人身份的概念 (the notion of trans womanhood) 特别反感, 这意味着要试图驳斥TA们的偏执顽固 (attempted rebuttals of their bigotry) 往往要以捍卫跨儿女人 (a defence of trans women) 为中心。其结果是, 那些过渡为男性的人 (those transitioning to male) 所面临的特殊地位和独特斗争 (the particular position and distinctive struggles) 被不假思索地轻视淡化了。我们没有时间进行分析, 勤勉地权衡谁是被压迫者中最受压迫的人。让我们超越这种死胡同式的评估 (dead-end evaluation), 并走向只有由同志们 (comrades) 才能实现的共同解放 (shared emancipation)。为了这么做的学术式尝试 (scholarly attempts to do so) 有着, 随心所欲式的内分泌浪漫主义 (保罗·普雷西亚多) 【freewheeling endocrino-romanticism (Paul Preciado)】、脆弱性的比较 (麦吉·纳尔逊) 【tenuous comparison (Maggie Nelson)】和学术性的现象学 (盖尔·萨拉蒙) 【academic phenomenology (Gayle Salamon)】。跨性别马克思主义 (Transgender Marxism) 则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法。

### 过渡中的马克思 (*Marx in transition*)

---

<sup>15</sup> 这点在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背景中 (the Spanish and Italian speaking contexts) 似乎并不那么正确, 在那里, 跨儿女人在许多跨儿女性主义圈子 (trans feminist circles) 里明显占据少数 (make up a clear minority)。在此处, 这个词通常主要表示对基础主义 (foundationalism) 的拒绝, 就像德语背景中的‘酷儿女性主义 (queerfeminism)’一样。巴西的情况则更为复杂, 见: Kaas, H. (2016). Birth of Transfeminism in Brazil: Between Alliances and Backlashes. *TSQ*, 3(1-2), 146-149.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发展一种理论，将跨儿政治 (trans politics) 视为既非借喻的也非工具性的 (neither figural nor instrumental) ，而是对自我认识的一种论述解释 (an account of self-knowledge) ？一种由其自己的理论性结论所生成的理论 (one generative of its own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

答案的开端出现在马克思和他的价值批判 (critique of value) 中。马克思在《资本论》 (*Capital*) 中提出的范畴 (categories) ——商品 (commodity) 、资本 (capital) 、货币 (money) ——都是操演性/施事话语范畴 (performatives) 。虽然马克思试图用他所说的‘科学’方法来理解掌握资本主义，但这始终是一种局部性的科学 (a partial science) 。接受马克思关于价值的观点 (view of value) 动摇扰乱了 (unsettle) 对——意识形态笼罩着关于资本主义的早期论述解释 (ideology coats earlier accounts of capitalism) (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之后崛起的更多学派，特别是边缘主义 marginalism) ——的自然化 (naturalisation) 。马克思对这些范畴的展示介绍在意图和效果上都具有强烈的戏仿性和解构性 (intensely parodic and deconstructive) 。他以批判性人类学家的凝视 (the gaze of a critical anthropologist) 来操作，引入一个又一个角色，然后拆解 (disassembling) TA们在再生产 (reproducing) 一个称为资本主义的新兴集合装置 (an emergent assemblage called capitalism) 中的作用。<sup>16</sup>

作为一个文本，《资本论》 (*Capital*) 的结构更像是一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戏剧 (bears more of an ironic resemblance to a play) ，或者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 的《基督山伯爵》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的惊险弧线 (the thrilling arc) ，而不是弗朗索瓦·魁奈的《经济表》 (François Quesnay's *Tableau économique*) 或大卫·李嘉图的《论政治经济学和税收的原理》 (David Ricardo's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马克思的观点是，在‘市场 (markets) ’和‘商业贸易 (commerce) ’作为政治经济学这门高高在上的社会科学 (the ascendent social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知识对象 (objects of knowledge) 的物化的社会领域 (the reified social spheres) 之下，是一种社会组织的受历史约束的新兴形式 (a historically-bounded, emergent form of social organisation) 。它深深地投入于管制其主体对象的行为、身体组合和情感倾向 (the

---

<sup>16</sup> 我们在这里对马克思的解读要感谢 Pepperell, N. (2010). *Disassembling Capital*, PhD Thesis, RMIT University.

behaviours, bodily comportments, and affective dispositions of its subjects) ——而它的潜在逻辑 (underlying logics) 迄今尚未引起设想其是一门关于机械式社会规律的科学 (imagines itself to be a science of mechanistic social laws) 的政治经济学流派 (a genre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注意。

价值, 被认为是一种永恒持久的物质 (an abiding substance), 实际上是偶然的社会实践的结果。价值不是自然的或可信赖的 (being natural or reliable), 它被揭示出是过程性的和关系性的 (be processual and relational)。并且价值的起源 (value's origins) 不是明显呈现的 (and rather than appearing obviously), 其意味着价值将永远保持不稳定, 并受制于持续的变化和转变 (continual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sup>17</sup>

说资本主义主导着性别关系 (capitalism dominates gender relations), 这一点很正确。但是, 一旦掌握了马克思对价值的观点 (Marx's view of value) 的上述方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性分化的不同经验 (the varied experiences of sexuation) 是如何被历史进程所搅动炮制的 (churned out)。这种既具有约束力和决定性 (binding and decisive) 同时又具有无限的灵活性和历史偶然性的 (endlessly supple and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对价值的观点 (this view of value), 使得借用马克思批判的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drawing from Marx's critique) 脱颖而出, 对我们的目的具有独特的用处。<sup>18</sup>它消除了 (mutes) 任何想将资本的逻辑理解为是一个‘系统’插入另一个系统的希望/可能性 (any hope)。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放在一边, 作为一个固定和可靠的特征 (a fixed and dependable feature), 而把性别放在另一边, 作为一套‘文化性的’规范和认同 (a ‘cultural’ set of norms and identifications)。这两者在每一个转折点都会混合 (admix), 发展和变换的速度之快, 是

---

<sup>17</sup> 在这里, 我们呼应某些价值形式理论 (value-form theory) 的方法, 不把价值理解为永恒持久的社会物质 (abiding-social-substance), 而是理解为**社会形式** (social form)。这种方法强调对, 价值如何制约受制于其决定性压力的个人 (how value conditions individuals subject to its determining pressures), 的考虑。正如跨性别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特点一样, 在将价值形式理论与跨性别经验之问题 (questions of transgender experience) 紧密结合起来这点上, 我们并非是真的原创 (truly original)。我们特别感激《反转期刊》 (*Invert Journal*), 尤其是它们第一期的文章: Gabriel, K. (2019). Gender as Accumulation Strategy, *Invert Journal*, 1, 和 Cohen, J. A. (2019). The Eradication of ‘Talmudic Abstractions’: Antisemitism, Transmisogyny and the National Socialist Project, *Invert Journal*, 1, 以及编辑团队的导论。

<sup>18</sup> Doyle Griffiths, K. (2020). Labor Valoriza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What is Valuable about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2.2, <https://doi.org/10.7771/14814374.3839>.

我们所不能轻易掌握追踪的。是的，我们的性别化经验（gendered experiences）是由资本主导的，但资本主义与性别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靠的关系（capitalism's relation to gender is one of mutual dependence）。

由于这个原因，性别的时间动态（gender's temporal dynamics）并不是静止的，而是被我们集体地组织社会的方式（how we organise society collectively）的转变（transformations）所不断革新（revolutionised）。<sup>19</sup>从性学（sexology）到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许多研究领域都在不断否认这一点，致力于‘剥掉（peeling away）’性别（gender）直到我们达到（reach）一个更坚固、更定式的‘性’核心（a sturdier and more fixed core of ‘sex’）。然而这些努力（efforts）不断被跨儿文化的努力所超越。跨儿者已经采取了一种关于持续调整的更实践可行的方法（a more practical approach of continuous adjustments），将对自然科学的理解（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作为一个出发点，而不是最终结论。

那么在观察了这种实践过程之后，我们如何通过一种明确的跨性别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社会分析（an explicitly transgender Marxist politics and social analysis）来思考呢？

### 临床医生、消费者和资本主义家庭（*Clinician, consumer, and capitalist household*）

让我们摒弃对跨儿主体性（trans subjectivity）的狭隘理解，整齐修剪了（tidily shorn of）其更混乱、更粗糙的边缘（its messier, harsher edges）的理解。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惬意地包装起来（cosily packaged up），以在电影、电视和流行文化中传播。换句话说，跨性别经验（the transgender experience）已经被重新塑造为（been recast as）很容易顺从我们的整合一体化（readily amenable to our integration）以成为恰当得体地主体化了的 market 公民（as properly subjectified market citizens）了的。这种自由派式交易/谈判/商讨（liberal bargain）只对极少数人来说是一个生存选择（a live option）——并且总是取决于剥夺的屠杀（contingent on hecatombs of dispossession）。即使是那些热情地拥抱它的人，也是在

---

<sup>19</sup> 对卡尔·马克思与朱迪思·巴特勒在处理性别的时间性特征的方法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Karl Marx and Judith Butler's approach to gender's temporal face），可以在 Arruza, C. (2015). Gender as Social Temporality: Butler (and Marx).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3.4 上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跨性别马克思主义观点，见本书中罗莎·李（Rosa Lee）的文章。

TA们对公认秩序的隐性拒绝 (implicit rejection of the accepted order) 和TA们有意识地重新确认这些规范的努力 (conscious efforts to reassert those norms) 之间的一种脆弱平衡 (tenuous balance) 中生存。

让我们接受这样的事实，诊所 (the clinic) 不仅是一种险恶的力量 (a sinister force)，而且是一种荒谬的东西 (an absurdity)。对过渡的病理观点 (the pathological view of transition) 从未提供过对于过渡 (it) 真正的改进补救措施 (a true remedy)。我们既没有被治好 (cured)，也没有被抑制住 (suppressed)。在临床医生拒绝提供治疗 (proffer treatment) 的地方，社群 (communities) 已经为彼此供应了治疗 (have provided)。因此，我们必须转向/致力于/求助于跨性别生活 (turn to transgender life)，因为它威胁了私有家庭 (threatens private households)。

没有一种彻底的反资本主义政治不包括对作为资本主义治理的社会单位的家庭 (the household as a social unit of capitalist governance) 的批判。没有一种对价值的批判 (critique of value) 可以在不酷儿化 (becoming queer) 的情况下成功。家庭 (household) 和生产方式 (mode of production) 从未被隔离开来：它们的运作状态 (motion) 使我们在工作场所 (workplace) 和家宅 (homestead) 之间疲劳奔波 (grinds)。但是，如果我们的性别经验不处在政治经济的宏大进程 (the grandiose processes of political economy) 之外，那么它们在这其中的位置又在哪里？

通过马克思的批判，我们可以发展出对政治经济较崇高的抽象 (the loftier abstrac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与过渡往往残酷的要求 (the often brutal demands of transition) 之间的相互联系 (interconnection) 的理解。【发展】在风险、价值、投机 (speculation)、资产的市场价值在货币价格上由心理驱动着的变化 (psychologically driven changes in the market value of assets in money prices)、工资变动 (the movement of wages)、失业、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 (通常通过国民收入账户 national income accounts 的干燥统计数字来理解 apprehended in) 的看似抽象的操作 (the seemingly abstract operations) ——以及与我们在一个磨人的、日常的水平上 (on a grinding, day-to-day level) 所经历的暴力、偏见和排斥，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理解】。资本和它的中介性范畴们 (mediating categories) 不只是直接分配社会剩余 (direct distribution of a social surplus)。它们【中介性范畴】积极地生产了它【资本】所引导我们

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They are actively productive of the ways of understanding and behaving towards which it leads us）。资本的运动（the motions of capital）将主体性与客体性（subjectivity with objectivity）、形式与内容（form with content）、抽象与具体（abstract with concrete）、普遍与特殊（universal with particular）连接了起来。（【】内为译注/译者添加）

它们通过种族化和性别化的过程（the racialised and gendered processes of）来做到这一点，这些过程包括对时间和剩余劳动力提出要求（making demands on time and surplus labour），将投机性运作组织成契约性债券（organising speculative operations into contractual bonds），为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信贷与生活机会的不同扩展范围提供担保（underwriting the differential extension of credit and life chances to various classes and strata），在各部门行业和家庭之间分配劳动力（apportioning labour between sectors and households），并将某些行为举止方式和表达方式划分为是社会性稳定性的和社会性补偿性的（demarcating certain modes of comportment and expression as socially valorised and compensated）——或划分为妖魔化的、排斥性的以及开放于社会认可的强烈暴力形式（or as demonised, excluded and open to intense forms of socially-validated violence）。

在那些解放的正式进程明显搁浅的国家（states），我们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可以从广泛流行的恐跨（popular transphobia）中获益。即使在这种背景（context）下，对跨儿者的压迫仍然是清晰无误资本主义式的。例如，在土耳其，对跨儿和性别不遵从街头工作者的大规模驱逐（mass evictions of trans and gender-nonconforming street workers），得到了民族主义者、警察、地方政府和社区协会（neighborhood associations）等意料之中的结盟（a predictable alliance）的特别（*ad hoc*）支持。<sup>20</sup>大众阶级的恐跨敌意（the transphobic animus of the popular classes）陷入了食利者/吃息族赤裸裸的利己主义（the blunt self-interest of the rentier）的路线之中（finds itself routed through）。

---

<sup>20</sup> Güler, E. (27 July 2020). Trans Sex Workers' Collective Struggle in Urban Turkey. *Focaal Blog*, <https://www.focaalblog.com/2020/07/27/ezgi-guler-trans-sex-workers-collective-struggle-in-urban-turkey/>.

Bayramoğlu, Y. (2013). Media Discourse on Transgender People As Subjects of Gentrification in Istanbul. In Fraser, V. (Ed.), *Queer Sexualities: Diversifying Queer, Queering Diversity*. Oxford: Inter-Disciplinary Press, p. 41–48.

Engin, C. (2018). Sex work in Turkey: Experiences of transwomen. Nuttbrock, L. (Ed.), *Transgender Sex Work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Harrington Park Press, pp. 196–213.



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易变特征（protean feature）意味着抵抗的时刻也以各种形式出现。因应对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所需而产生的那些挑战性进程与赋权性进程（both those challenging and empowering processes required by capitalism's continual expansion）可能都没有明确地提到它（may not address it explicitly）【它指的是“这种易变特征”】。美国各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the Black Lives Matter campaign）便公然地是一场反对警察暴力的运动。但在过去三年里，这场运动也比人们记忆（living memory）中的任何其它政治时刻（political moment）都更接近于挑战财产权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property rights）。同样地，一心想要保护资本主义的反动保守派（reactionaries）用维持‘法律和秩序（law and order）’以对抗反法西斯行动派暴徒（the Antifa mob）这样的措辞方式（in terms of）表达TA们的种族主义。这不仅仅是右翼掩盖其真实政治的伎俩：赋权于警察确实保护了财产权，且这正加强了种族化的持续进程（empowering the police *does* protect property rights, which reinforces continuing processes of racialisation）。正是这种丰富的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使得在发生了一连串针对黑人跨儿者的谋杀和攻击事件后，BLM 迅速普及宣传了（popularise）‘黑人跨儿的生命也重要（Black Trans Lives Matter）’的口号。<sup>21</sup>在2020年的整个夏天，世界各地的人们围绕着这个直截了当的口号进行示威，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在纽约市，在那里布鲁克林的一次集会（one Brooklyn rally）让15,000人走上了街头，而TA们只进行了最简短的组织化行动（the briefest organisation）。<sup>22</sup>许多社会理论家都已苦苦挣扎于TA们所分配的对结构性交叉进行‘化圆为方’的工作任务（their apportioned task of ‘squaring the circle’ of structural intersections），焦虑操心于性别-种族-阶级这所谓的神圣三位一体（fussing over gender-race-class as the so-called Holy Trinity），而这场街头运动甚至没有犹豫。

胜利主义者论述的（triumphalist accounts of）资本主义是一种冷漠的、无摩擦的协调机制，在其中人类的多种欲望和需求（the multiplicity of human wants and needs）可以在市场上找到满足，这样的论述在反资本主义批判（anti-capitalist critiques）中遇到了其对

---

<sup>21</sup> 这些谋杀案跟随着美国各地针对黑人跨性别无产者（black transgender proletarians）的长期暴力事件的遗产。特雷瓦·埃里森（Treva Ellison）在TA的（their）2017年巴纳德学院讲座（2017 Barnard College lecture）中探讨了美国劳工史上的这种持续性冲突（running conflict），Ellison, T. (2017). Black Trans Reproductive Labo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n1uqggrVPs>.

<sup>22</sup> Patil, A. (15 June 2020). How a March for Black Trans Lives Became a Huge Event.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15/nyregion/brooklyn-black-trans-parade.html>.

立面，这些批判将资本主义设想为纯粹是一种瓦解社会纽带的力量（imagine capitalism merely as a force for the dissolution of social bonds）。这些充斥着恐怖小说的论述（horror-fiction infused accounts）将资本主义描述（present）为是一个邪恶的乌贼般的实体（a sinister squid-like entity），意图于‘社会反常状态’的产生（intent on the generation of ‘anomie’），焦躁不安地努力吞噬掉任何一点舒适慰藉（restless in efforts to devour out any scrap of comfort）。或者，它是一个无情的机器，撕碎了家（homes）、社群（communities）、习俗、性别、家庭生活的被一般承认的模式（received patterns of custom, gender, family life）——所有对人类繁荣而言珍贵的东西都被冷酷无情地溶解在‘自我本位的算计的冰水中（icy water of egotistical calculation）’。

但是，这充其量只是资本的运动（the motion of capital）中的一个时刻。不太得到注意理解的是（less well appreciated）资本主义不断更新其社会基础（social foundations）的方式。资本主义不仅具有破坏性的，同时还生产了（is simultaneously productive of）情感/情动（affects）、依恋（attachments）、强烈的激情（fierce passions）、承诺（commitments）、和仇恨（hatreds）。这些感情（passions）中的每一个都为生产和剥削的持续组织化（the continued organis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xploitation）提供了合法正当性和社会认同的来源（sources of legitimacy and social assent）。由于缺少这些强烈的情感纽带和延续更新的来源（intense affective bonds and sources of renewal），‘阶级层面优先考虑（class first）’的左翼误解了TA们所希望反对的力量的真正动态（the real dynamics of the forces）。对资本主义‘积极面孔（positive face）’的否定（denial）并不会导致一种更严格的反资本主义（a stricter anti-capitalism），而是一种盖着马眼罩视角不全面的反资本主义（but one clad in blinkers）。

资本主义对我们造成伤害是可以被假设计算的（assumed）；必须要解释的东西是它如何通过我们而得以继续幸存（how it survives through us）。以及，尽管每一次都有这种伤害和痛苦，它是如何能跨越世代持续存在（endures over generations）。在这方面看，试图‘拧干（dry out）’社会关系的论述解释（accounts）就错过了资本主义持续历史（continued history）的更深层根源（the deeper roots）。它们没有让我们有能力预见（anticipate）资本主义反复不断的重塑和复兴的趋势（persistent tendency towards reinvention and revival），以及它显而易见的根深蒂固（apparent entrenchment），甚至

在它所谓的‘保质期 (sell-by-date) ’很久之后。所谓的阶级还原主义观点 (class-reductionist perspectives) 的问题在于，还原到阶级 (to reduce to class) 往往意味着无法解释阶级划分是如何在历史上产生的 (how class divisions arise historically) ， 或如何持续的 (sustained) 。

由于价值 (value) 不断变化和不断调整的特征 (faces) ， 政治行动往往不能准确地用它们所影响的方面/主张来解释说明自己 (explicate themselves precisely in the terms upon which they impact) 。它们遵循间接的操作行动 (indirect operations) ， 这些要么挑战， 要么重申 (reaffirm) 剥削的代际延续的潜在根本基础 (the underlying basi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ance of exploitation) 。

但是价值形式 (the value-form) 与性 (sex) 有什么关系呢？

性差异 (sexual difference) 的历史不可分开地是一个契约的历史 (a history of contracts) 。这些契约可能是完全正式的，也可能是非正式但明确的，或者它们甚至几乎没有在有意识的思想中显现 (register within conscious thought) 。它们是与你自己、你的家人、你的医生、你的学校、你的雇主、以及与国家 (and with the state) 锻造的 (forged) 。其它关于跨性别生活 (transgender lives) 的论述已经认为的 (have identified as) 在社会、科学和医学对性别 (gender) 的理解中存在着的知识体制 (epistemic regimes) 的过渡转变 (a transition) ；我们会认为 (would identify as) 这是在财产体制、工作模式、无偿劳动、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中存在的过渡转变 (a transition in property regimes, working patterns, unwaged labour, family structures, and domestic life) 的重大历史必然结果 (the weighty historical corollary) 。过渡转变 (transition) 需要在所有这些方面中的出现大爆发 (an eruption in all of these) 。我们不能满足于掌握知识是如何被组织和重组的——我们必须对其原因和目的做出解释 (an account of *why*, and to what ends) 。跨性别生活，与其它任何生活一样，并不总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意图 (purposes) ， 或朝着我们自己的目的 (ends) 而生活。生活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是在异化之中，在通过一种永远不可能完全属于我们的逻辑而使得自己的意志扭曲之中，竭尽所能 (to make the best one can of alienation, of having one's will twisted through a logic that can never fully belong to us) 。

换句话说，要想有意义地谈论任何生产方式（mode of production），就必须理解其在私人家庭中的细分（its subdivision into the private household）。这种划分（division）需要远远超出个体角色（individual actor）的进程（processes）。没有人可以摆脱家庭养育/教养的束缚（nobody is free of an upbringing）。因此，掌握理解资本主义在我们生活中的表现，就是掌握塑造历史的欧依克斯（即家庭）【the Oikos (household)】——随着家庭的自我补充（households replenish themselves），我们个人的历史与我们的支配管理性的生产方式的命运（the fate of our governing mode of production）交融在一起。

资本主义社会取决于（turns on）安吉拉·米特罗普洛斯（Angela Mitropoulos）所分析的，一种可预测的家计管理秩序和系谱秩序的组织化（the organisation of a predictable *oikonomic*<sup>23</sup> and genealogical ordering）——“通过恰当的生产性家庭这一前提基础（the premise of the properly productive household）所构成的种族、性别、阶级、性意识（sexuality）和国家/国族（nation）的复杂联结（nexus）”。<sup>24</sup>虽然这是一种真正纠缠复杂的、易变的制定安排（a truly tangled and mutable arrangement），但它总是被设想成一种自然秩序（a natural order）。在这里，

对潜在基本价值（underlying fundamental value）的诉诸（appeals to）是一种对于或多或少稳定的资本主义未来性（the more-or-less stable capitalist futurity）的委婉说法（a euphemism for），这是一种以系谱构成（genealogical composition）和遗产继承线路（lines of inheritance）的持久存在（persistence）——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的恢复（restoration）——为前提的未来（future），或者更广泛地说：跨越时间的财产、债务和权力/权威的有序传递和转移（the orderly transmission and transfer of property, debt and authority across time）。<sup>25</sup>【本段为缩排引用】

**家计管理（Oikonomia）**在这里作为对经济话语及其在理解社会现实方面的局限性的批判而运作——包括马克思主义试图在生产点上（at the point of production）、在交易/交换中心

---

<sup>23</sup> “oikonomic”其词根为oikos（家庭）+nomos（规制），同时“economics（经济学）”源于“oikonomia”一词，后者常被翻译为“家计学/家政学/家庭管理经济学”等，在神学语境下也有“管家”等意。关于在这政治经济学语境中使用“economics”与“oikonomics”的同异，可参见<https://scottmartin.org/2014/07/18/economics-vs-oikonomics/>（英文）。——译注

<sup>24</sup> Mitropoulos, A. (2012). *Contract and Contagion: From Biopolitics to Oikonomia*. London: Minor Compositions, p. 28.

<sup>25</sup> Ibid., p. 185.（同前所述，即注释24所引用的书的第185页）

上 (at the locus of exchange) 、和以工资形式 (in the form of the wage) ，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实体化 (hypostatise) 。

为了理解掌握这个过程，我们不能把惯例问题 (questions of convention) 放在一边。死亡一跃 (the *salto mortale*) ——那个横跨对资本的价值稳定化而言所必需的偶然性的机运即兴式跳跃 (that aleatory leap across contingency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valorisation of capital) ——在对依赖性的系谱关系的断言、正式化和契约化之中 (in the assertion, formalisation, and contractualisation of genealogical ties of dependence) 找到了其不可避免的基础 (unavoidable foundations) ，以及使它们【这些基础】自然化的规范、律法 (laws) 、惯例、认识论主张 (epistemological claims) 和道德哲学。这些社会实践 (social practices) 将偶然的可能的未来 (contingent possible futures) 转变为 (transform ... to) 关于现在的一个不可避免僵局 (an inescapable deadlock of the present) 。

从亚里士多德到李嘉图 (from Aristotle to Ricardo) ，从马尔萨斯到波兰尼 (Malthus to Polanyi) ，从斯密到哈耶克 (Smith to Hayek) ，政治经济学的史册 (the annals) 周而复始地通过一系列的种族化、性别化和性化的排斥 (a series of racialised, gendered and sexualised exclusions) 来构成 (constitute) 理想市场公民 (the ideal market citizen) 。这个公民到达市场 (the marketplace) 时，总是已经 (always-already) 作为他的<sup>26</sup>父系财产 (his patriarchal estate) 的主权和权利的主人 (the sovereign and rights-bearing master) 而受到约束，并且总是被以他的到达为前提的 (presuppose his arrival) 律法、规范、标准和基础的理论 (a theory of laws, norms, standards, and foundations) 所包围约束 (circumscribed by) 。

针对 (against) 那些强调抽象市场公民 (the abstract market citizen) 、关系之瓦解 (the dissolution of ties) 、和随之而来的相对性自由的逐步扩张 (the progressive expansion of relative freedoms) 的看法，我们要强调的是，每一个阶段性时刻 (every moment of flight) 都有一个相应的反转——即恢复的时刻 (the moment of restoration) 。

---

<sup>26</sup> 原文此处用“他 (he/him) ”而不用性别中立代词“TA (they/them) ”的原因显然是在揭示这些学术传统以及更广泛的社会顺性别男性中心普遍主义 (cis-androcentric universalism) ，也就是顺性别男性 (cis male) 是唯一人类，或者说，“男人 (man) ”作为“普世人类 (universal human) ”。

在危机时期，我们看到这种未被重视的动态（dynamic）突然显现出来。在资本主义周期性的令人痛苦阶段（periodic harrowing phases）中，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不仅强烈关注工业、商业贸易（commerce）和金融等高耸的强大主宰机构（the towering juggernauts）的再生产和恢复（the reproduction and recovery），而且也是且总是（but also and always）关注家庭和其被一般承认的家庭生活模式（the household and its received patterns of family life）。关于，家庭和性别（of the family and gender）的‘道德经济’（the ‘moral economy’），的‘传统’观点（‘traditional’ ideas about）不只是与舒适和住所的提供有关（the provision of comfort and shelter）。它们还旨在将调整【思想、行为等】和紧缩【生活、支出等】的苛刻成本（the harsh costs of adjustment and austerity）内在化（internalise），以对抗市场的变化（the vicissitudes of the market）。这包括对无偿的女性化劳动（uncompensated feminised labour）的额外要求（additional demands for），这些劳动被浪漫化为一种免费赠予的‘礼物’（romanticised as a freely given ‘gift’）。<sup>27</sup>

并非巧合的是，正当生活水平（standards of living）受到蹂躏，无产阶级家庭（proletarian households）达到崩溃的临界点时，全球右翼（Global Right）采用一种道德转向（takes a moral turn）——颂扬家庭（the family）是抵御邪恶阴谋和外来势力（sinister plotting and alien forces）的独特安全港。对于这些传统主义的声音，只有欧依克斯（the *oikos*）存在于贪婪强取的乌贼的触角（rapacious squid’s tentacles）之外。但事实上，家庭的微妙易脆之处（the family’s delicacy）恰恰在于它完全沉浸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中。

资本主义家庭从来不是解决无产者所遭受的分离（separation）的答案。它们恰恰是这种异化一代又一代持续存在的手段。

所有关于健全货币（sound money）、生产性的资本（productive capital）、生产性的身体（productive bodies）和（再）生产性的异性恋家庭单位（the (re)productive heterosexual family unit）的道德经济寓言（moral-economic parables），都需要对‘非理性的’投机（‘irrational’ speculation）、非生产性的资本（unproductive Capital）、非生产性的

---

<sup>27</sup> 通过家庭的视角（prism）来了解新自由主义社会政策（neoliberal social policy）的近期历史，可参阅 Cooper, M. (2017). *Family Values: Between Neoliberalism and the New Social Conservat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消费 (unproductive consumption) 和非生产性的欲望 (unproductive desires) 进行持续不断的规训暴力 (unrelenting disciplinary violence)。正是经济学的原始理性 (the pristine rationality of economics) 的这种被压抑的底层 (this repressed underside)，我们毫不妥协地把凝视投向于其 (we unflinchingly train our gaze)。

所谓的‘后福特主义 (post-Fordist)’生活见证理解了 (sees) 家庭和生殖/再生产劳动 (the household and reproductive labour) 以新的形式衔接在一起 (articulated in new forms) ——不仅仅是工资领域和家务劳动领域 (the sphere of wages and the sphere of domestic labour)，还有更广泛的家庭再生产 (the broader reproduction of families)，这些家庭作为金融服务的管理消费者 (managed consumers of financial services)、债务的服务者 (servicers of debt)，以及关键的是，作为家庭财富迅速增值这一金融化动态的受益者 (或不受益者) (beneficiaries (or not) of a financialised dynamic of rapidly appreciating household wealth)，这代际财富转移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transfers) 在当代阶级形成 (class formation) 中发挥着越来越独特的作用。<sup>28</sup>家庭越来越倾向于内化这样一种计算理性 (the calculative rationality)，即它们是一种“商业机构 (businesses)”，把它们自己作为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 (cash-inflows and cash-outflows)、资产和负债 (assets and liabilities) 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资产负债表 (interlocking balance sheets) 中的一种联结 (one nexus) 来管理。

家庭作为消费单位 (a consumer unit) 的这种作用提升，与，进步式话语 (progressive discourse) 进行分析的首要因素 (the analytical primacy) 从对失业 (unemployment) 的关注转向对不平等 (inequality) 的关注，相匹配，我们可以称这种转向为从凯恩斯与下行风险 (Keynes and downside risk) 到明斯基与上行风险 (Minsky and upside risk) 的过渡 (transition)。<sup>29</sup>正正是通过证券化 (securitisation) ——其将抵押贷

---

<sup>28</sup> 见 Adkins, L., Cooper, M., & M. Konings (9 September 2019). Class in the 21st Century: Asset Inflation and the New Logic of Inequal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中对这一被轻描淡写低估的动态 (understated dynamic) 的最新分析，以及对——基于就业的阶级分类法在握理解这一动态的含义方面的局限性 (the limits of employment-based class taxonomies in grasping its implications) ——的批评。

<sup>29</sup>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讽刺 (historical irony)，鉴于明斯基 (Minsky) 本人也不只是关注系统性金融不稳定的变化 (the vicissitudes of systemic financial instability)，但首要关注的是失业问题 (unemployment)。

款 (mortgages)、信用卡债务、学生贷款、和汽车贷款转变成易于交易的流动资产 (liquid assets)，并期望它们的未来回报建基于 (being grounded in) 恰当具有生产性的美国异性恋家庭的连续性 (the continuity of properly productive heterosexual American families)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了一个等级森严且不稳定的货币秩序 (a deeply hierarchical and unstable monetary order)。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一进程稳步加速，并声称要使自己‘多元化 (diversify)’。以前被排除在金融/融资渠道 (access to finance) 之外的群体——非裔美国人 (African-Americans)、拉美裔女人 (Latinas)、女性家户主 (female heads-of-household)，发现自己被极力推向成为在掠夺性与不利条件下 (under predatory and adverse terms) 的贷款目标 (aggressively targeted for lending)。这是为了满足机构投资者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对资产担保证券 (asset-backed securities) 的贪婪胃口所必需的。<sup>30</sup>这种发展非但没有带来所承诺的消费民主化 (a promised democratisation of consumption) ——这是大规模夷平不平等的基础 (the basis for a great levelling of inequalities) ——其反而扩展将越来越多的群体归入到强迫TA们的稳定连续性 (enforced their steady continuity) 的金融生活的计算逻辑 (the calculative logics of financial life) 中。当2007年次贷危机 (the sub-prime crisis) 发生时，这些群体发现自己受到了随之而来的后果 (the ensuing fallout) 的最恶劣冲击。<sup>31</sup>

---

<sup>30</sup> 在保守派圈子里，这种发展被理解为是危机的近因/直接原因 (proximate cause)，而且是以明显的种族术语 (explicitly racial terms) 来理解的——向种族上不值得的群体 (racially undeserving groups)，向这些无法提供帮助却只会违约 (default) 的人，提供政治驱动的、‘不可持续的’信用展期 (the politically driven, ‘unsustainable’ extension of credit)。关于对以最学术体面的形式所呈现出的这一论点 (the most academically respectable form of this argument) 的批评，见 Konzcal, M. (n.d.). Guest Post: A Review of *Fragile by Design*, *Roosevelt Institute*, accessed 2 February 2020.

<sup>31</sup> Roberts, Adrienne (1 February 2013). Financing Social Reproduction: The Gendered Relations of Debt and Mortgage Finance in TwentyFirst-Century America. *New Political Economy*, 18(1), 21–42, <https://doi.org/10.1080/13563467.2012.66295>.

Allon, F. (2 January 2014). The Feminisation of Finance: Gender, Labour and the Limits of Inclusion.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29(79) 12–30, <https://doi.org/10.1080/08164649.2014.901279>.

Wyly, E., Moos, M., Hammel, D., & Kabahizi, E. (June 2009). Cartographies of Race and Class: Mapping the Class-Monopoly Rents of American Subprime Mortgage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3(2), 332–354, <https://doi.org/10.1111/j.1468-2427.2009.00870.x>.



家庭 (the family) 并没有无辜地回归 (an innocent throwback) 到更温和、更少异化的时代 (gentler and less alienated times) , 而是成为美元流动性 (US dollar liquidity) 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基石——以及随之而来全球市场和整个国际资本主义秩序的流动性。这种金融深化 (financial deepening) 极大地提高了美帝国主义国家 (the US imperial state) 通过债务进行治理的能力, 但这取决于普通家庭 (ordinary households) 继续作为证券化资产担保债务 (securitised asset-backed debt) 之来源的能力, 取决于TA们作为消费者将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还款计划的纪律约束 (the disciplinary constraints of repayment schedules) 而承担越来越高的负债水平 (assume ever-higher levels of indebtedness) 的能力和意愿。如果中央银行是‘最后的流动性提供者’ (the ‘liquidity providers of last resort’), 那么普通家庭则越来越多地被劝勉充当‘最后的风险吸收者 (risk absorbers of last resort)’, 被期望履行给付义务 (payment obligations), 而这已经远远超过了合理的可持续性 (the point of rational sustainability) 。这种负担直接将家庭空间的微观政治 (the micro-politics of domestic space) 与国际金融的宏观动态 (the macro-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以崭新和新颖的形式 (in new and novel forms) 联系起来。<sup>32</sup>正是在这种充满危险的背景 (fraught context) 下, 形式上看似‘传统 (traditional)’的暴力实际上支撑着21世纪资本主义全然当代的动态变化 (an entirely contemporary dynamic of twenty-first-century capitalism) 。

换句话说: 如果仔细审视, 就会发现, 没有办法把新右翼 (the New Right) 及其继任者开创的经济秩序 (the economic order) 与家庭 (families) 所扮演的卓越角色 (the pre-eminent role) 分开——其作为, 消散前几世代人对社会民主主义解决方案的希望, 的手段 (the means of dispersing previous generations’ hopes of a social-democratic settlement) 。家庭的开支紧缩 (the retrenchment of the family) 正是为何债务、贫困、和分化 (the debt, deprivation, and division) 是显得顺理成章 (was made to seem obvious) 而不是任意武断 (arbitrary) 的原因。

这种对债务、信贷、和社会再生产的金融中介 (the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of social reproduction) 的依赖性的加深, 已意味着公共供给 (public provision) 越来越多地退位

---

<sup>32</sup> Bryan, D., Rafferty, M., & Tinel, B. (2016). Households at the Frontiers of Monetary Development. Accessed 3 October 2020, <https://freidok.uni-freiburg.de/data/11523>.

(abdicated) 于私有化家庭的不同财款 (the differential fortunes of privatised households) , 而家庭生活 (domestic life) 和劳动越来越适应于 (attuned to) 付款承诺到期的生存约束 (the survival constraint of promises-to-pay falling due) 。<sup>33</sup>

这与劳动、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的粗暴重组同时进行。让我们细想一下围绕所谓的非物质劳动的话语的隐秘之处 (the hidden abode of discourses surrounding supposedly immaterial labour) 。

近几十年来, 全球工作模式和劳工政治 (global working patterns and labour politics) 被极大地重塑, 这既是由于自动化, 也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公司将工业就业的大部分部门行业 (sectors) ‘外围化 (peripheralise) ’的举措。制造业已被贬谪至 (relegated) ‘发展中国家’, 在那里, 有着较低的工资和较宽松的劳动保护 (labour protections) , 以及许多当地国家 (local states) 更愿意 (readiness) 提供基础设施 (provision infrastructure) , 使跨国公司 (trans-national firms) 有更好的盈利前景。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 即使是那些本应从工业发展和与全球供应链的‘挂钩 (hooking in) ’中获得的广泛收益 (the broad-based gains) , 除了少数之外, 全都没有实现 (materialise) 。我们没有看到国家 (nations) 内部和国家之间财富等级的趋同和扁平化 (the convergence and flattening) , 而是看到了它们坚固的复原顺应力 (resilience) 。<sup>34</sup>

反过来, 所谓的福特主义就业 (Fordist employment) 的担保 (sureties) (提供给少数人的一种协议 a bargain) 已经被临时工制 (casualisation) 、灵活或临时的工作安排 (flexible or temporary working arrangements) 、工作福利制 (workfare) 、以及日益增长的对女性化的护理和服务劳动技能 (the feminised skills of caring and service labour) 的需求所取代了。这些措施已经扩展到包括更多的行业部门, 因为每一步的进展似乎都没有抵消 (countervailing) 曾经以全球工人运动的形式存在的杠杆作用 (the leverage) 。一方面, 劳动力的临时工制化 (the casualisation of labour) 使得任何特定的跨儿者不太可能需要一

---

<sup>33</sup> 这里对金融化的论述解释 (the account of financialisation) 主要集中在美国, 但在许多方面也适用于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sup>34</sup> Suwandi, I. (March 2019). Monthly Review |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70.10, <https://monthlyreview.org/2019/03/01/global-commodity-chains-and-the-new-imperialism>.

New Left Review (May–June 2014). Sean Starrs, The Chimera of Global Convergence. *NLR*, 87, <https://newleftreview.org/issues/1187/articles/sean-starrs-the-chimera-of-global-convergence>.

个单一的‘职业角色 (professional persona)’, 以维持TA们的整个工作寿命 (working lifetime)。另一方面, 同样的过程也破坏 (guts) 一些机构, 这些机构以前可能会被要求提供一些表面上的保护 (some semblance of protection) 来防止雇主的偏见 (employer prejudices)。临时工制化使我们面临着因跨儿者经常遭遇的许多常见原因而被随意抛弃 (disposability) 的风险。

正是在这一点上, 跨儿者们经常发现自己被怀疑地斜视着 (viewed askance), 被排斥在广泛的货币化经济活动行业部门 (broad sectors of monetised economic activity) 之外, 由于一种被污名化的身份 (a stigmatised identity), 以及因为经常与TA们的出身亲属 (their birth kin) 的异性恋社会期望 (heterosexual society's expectations) 脱节不一致。反动保守派 (reactionaries) 将跨性别马克思主义的兴起视为是名为‘性别意识形态’的难以根绝之祸患的一只巨兽 (one hydra of a beast named ‘gender ideology’)。一股邪恶的妄想力量 (a malign force of delusion), 混淆了年轻人的视线, 摧毁了 (gutting) 以前坚固的规范。但事实上, 性别已经成为一个如此受关注的, 而且是明确充满混乱 (explicit confusion) 的话题, 这要归功于物质环境的瓦解 (a disintegration of material circumstances) ——一个由右翼开创的并此后由各种可能取向的自由派 (liberals) 主理的 (officiated) 物质环境。家庭 (the family) 本应在资本主义的稳定化 (stabilisation of capitalism) 中扮演一个主导性角色, 但却在这事件 (event) 中暴露了它的弱点。现在, 许多人担心, 下一世代的人不会那么容易地跟随 (one generation will not follow so easily from the next)。

### 临床诊所之外的生活 (*Life beyond the clinic*)

自然科学的抽象唯物主义的弱点, 即一种排除了历史进程的唯物主义, 从其发言

【男】人<sup>35</sup>, 每当他们【男人们】<sup>36</sup>在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外冒险时, 所表达出来的抽

---

<sup>35</sup> 原文为“spokesmen”, 这在顺 (白) 男主导的学术传统中难以避免, 这里译者故意用“男人”这个翻译, 同时译者反对所有“man”作为“universal human”的词汇含义。——译注

<sup>36</sup> 同样地, 译者此处故意性别化“they”这个词, 同时, 译者认为“他们”在中文里面也并不是那么“性别中立” (更直接地说, 我认为完全是男人化的), 反而一直有着“男人代表人类” (man as universal human) 的含义。——译注

象性和意识形态性概念 (the abstract and ideological conceptions) 中就可以立即看出。<sup>37</sup>【本段为缩排引用，所以呈现着顺（白）男学术传统中的各种偏见】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认为，跨性别者的生活斗争 (the struggles of living one's life transgender) 必须始终贯穿在一起 (threaded)，而不是分散到可区分的‘领域’ (dispersed into distinguishable ‘spheres’)。从大多数跨儿者在养育TA们的私人家庭中仍可以发现的排斥 (the rejection)，到在大街上、在公共汽车上、酒吧里、网上、过往车辆中遇到的嘲弄与好奇的注视 (the jeers and curious stares)。从一个类似形式的人让另一个人的困境感到是共享的 (shared) 而非怪异的 (freakish) 的一夜，到今年第一次工作面试时，汗水将陌生的衣服粘在座位上等遭遇 (encounters)。从在可疑的家庭聚会上首次出现的外貌和名字，到对着份份表格大动干戈的眯眼斜视的 (squinting) 官僚们，从一个确定性的档案文件柜视角 (a definitive filing-cabinet's-eye view) 来瞥视验证一个不断变化的存在 (a shifting existence)。逐渐习惯于街头工作、网络摄像头、网上药店。橡皮图章/盖章式的 (Rubber-stamping) 程序，从看似棘手的麻烦 (intractable hassles) 到以一种在生活中感到特有否则散布着混杂忧虑和相异解读 (otherwise scattered with mixed apprehensions and divergent readings) 的方式进行明确标记的程序。瘙痒的皮肤，发紧的织物 (Itching skin, pinching fabric)。提供着目录板 (directory boards)、老前辈们的提示与慰藉 (old-timers' tips, solace) 的罕见社群。你不知道为什么 (why) 你会被注视的时刻。共享的经验与程序性的手把手建议支援，这些改变生活的供给 (life-transforming provisions of shared experience and procedural hand-holding)，看起来时而可靠，时而极其短暂 (by turns dependable and bitterly fleeting)。这些经验从来没有发生在它们自己的‘世界 (worlds)’里；它们在现在主导这个星球的相同生产模式 (the same mode of production) 中找到它们的语境 (context)。我们每个人都在挣扎着穿过国家的注视 (the eye of the state)，尽我们所能地生存下去。

但是，正是在我们与诊所和医学科学的对峙中，我们生活的叙事和关于我们生活的叙事 (the narratives of and about our lives) 才在大众消费 (popular consumption) 中被普遍理解。医学化 (medicalisation) 将跨性别可能性 (transgender possibility) 组织起来，

---

<sup>37</sup> Marx, K. (1990).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Chapter 15, footnote. London: Penguin.

由我们与医学科学的互动来定义。在临床生活的病因学 (the aetiology of clinical life) 中，跨性 (transsexuality) 被理解为偏离 (deviation)、超出 (excess to) 或不足 (deficient) 于一种另外的理想的具身体现状态 (an otherwise desirable state of embodiment)。虽然有可能管理和缓解 (manage and mitigate)，但这种意义上的‘跨性 (transsexuality)’仍然是一种病理诊断 (a pathological diagnosis)，是一个人永远不能被允许挑战性本身的规范 (the norm of sex itself) 的心理发展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中的一种缺陷 (a defect)。

在一个种族化的、规范性的目的论式的二元过渡这样的组织逻辑下 (the organising logic of a racialised, normatively teleological binary transition)，性别不遵从的混沌 (the chaos of gender nonconformity) 被重新构想和扫除 (reconceived and swept)。跨儿可能性 (trans possibility) 的起源和终端——在这里，我们的身份们 (our identities)，在这并通过这 (in-and-through) 手术、激素和‘生活在角色中 (living in the role)’的狭窄道路的路途上，被正当化、合法化并巩固化 (justified, legitimated, and consolidated)。<sup>38</sup>

这并不限于对成年跨儿病人的治疗 (the treatment of adult trans patients)。对于间性婴儿和儿童生活 (the lives of intersex infants and children) 的干预，采取了一种对称的形式：手术和激素治疗的正当性主要取决于 (justified primarily by) 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维

---

<sup>38</sup> 露丝·皮尔斯 (Ruth Pearce) 记录了2009年在英国举行的一个性别临床医生集会 (gathering of Gender Clinicians)，其中一位临床医生报告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许多病人选择不在医学上‘完全’过渡 (not to ‘fully’ transition medically)，而在所有社会和法律层面作为女性生活 (living for all social and legal respects as females)。报告这一情况的医生不满意的是，许多他所谓的‘女男人 (she-men)’不做生殖器手术就能心满意足 (perfectly content)。对临床医生们来说，这是一个次优的结果 (a suboptimal outcome)，明确违背了TA们临床实践的意图，并威胁着重新定义作为一个女人 (woman) 或一个男人可能意味着什么。不足为奇的是，对临床医生们来说，这被视为一个无意中的问题 (an inadvertent problem)，这些跨儿女人 (trans women) 只是一个构思不周的机构实践的意外 (an accident of poorly conceived institutional practices)，可以用随意和贬义的词语来谈论。典型的传统偏见是，选择激素 (hormones) 但不选择 SRS 【即性再指派手术，sex reassignment surgery】的较大比例的跨儿男人 (trans men) 显然没有被认定为是一个问题 (identified as a concern)。似乎不可避免的是，同样的态度现在也朝向了数量越来越多的通过 NHS 【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 (National Health Service)】寻求医疗服务的非二元者。并且同样的态度也会朝向更多新的主体定位 (novel subject positions)，如女性化男孩 (femboys) 或注射微小剂量睾酮的人 (T-microdosers)，一旦这些思想保守的医务人员 (conservative-minded medical staff) 意识到TA们的存在。

持一种二分式性分化的近似性 (an approximation of dyadic sexual division) 。然而, 这套专业律令 (this professional set of imperatives) 并没有阻止跨儿社群 (trans communities) 继续生产丰富的术语和绰号 (a rich array of terms and monikers) 来描述我们在这世界中的活动方式。我们可以提供的主要慰藉是, 跨儿文化似乎要比临床医生更新 TA 们的否定意见 (clinicians can update their disapproval) 更快地积极生产主体定位 (set to produce subject positions) 。

跨儿历史学家朱尔斯·吉尔-彼得森 (Jules Gill-Peterson) 指出, 当代关于‘性别身份认同 (gender identity)’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抹去了其作为一种保守反应 (conservative response) 的起源——这种保守反应旨在缝合 (suture over) 作为一种临床类别的性所遭遇的知识论危机 (the epistemic crisis of sex as a clinical category) 。在这个意义上, ‘性别 (gender)’并不是通过一种解放性关切 (an emancipatory concern) 而出现的, 而是作为一种性学推测 (a sexological speculation) , 由对跨儿和间性儿童与成人 (trans and intersex children and adults) 所进行的优生学式实验 (eugenic experiments) 所开创 (ushered in) 。<sup>39</sup>令 TA 们明显感到恐惧的是, 临床医生们发现, 无论是基因型 (genotype) 、性腺 (gonads) 、激素 (hormones) 、生殖器 (genitals) 、内部器官 (internal organs) , 还是次要的解剖特征 (secondary anatomical features) , 都不是具有决定性的 (decisive) 。没有任何一个可隔离的特征 (no one isolatable feature) 可以提供基础性的、决定性的、明确的 (the foundational, determining, and unambiguous influence) , 二元论式性分化 (binary sexuation) 所可以取决依赖的影响。因此, 从对跨性经验的病理性还原 (pathological reduction of transsexual experiences) 到‘焦虑不安’的感官影响 (the sensual impact of ‘dysphoria’), 到后来用‘性发育障碍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框架来解释间性变化形式 (intersex variations) , 这些框架形成了一种最后一搏的反应 (a rear-guard reaction) 以维持一个概念式二元论 (a conceptual binary) 。

---

<sup>39</sup> 时至今日, 大多数明显的间性婴儿 (visibly intersex infants) 都受支配于侵略性干预 (aggressive interventions) 。早期的性学学说 (the earlier doctrines of sexology) 已经被更复杂精密的借口所取代 (more sophisticated pretexts) 以在 21 世纪继续进行伤害性手术 (mutilating surgeries) 。参阅黑人女性主义哲学家凯瑟琳·克鲁内-泰勒 (Catherine Clune-Taylor) 关于这些临床规范协议 (clinical protocols) 是如何在‘性发育障碍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或称为 DSDs, 这样的新框架下存活下来的: Clune-Taylor, C. (2019). Securing Cisgendered Futures: Intersex Management under the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Treatment Model. *Hypatia*, 34.4.

吉尔-彼得森 (Gill-Peterson) 利用这些历史对流行的文化偏见 (popular cultural prejudices) 和盛行的关于性别的学术叙事 (the prevailing academic narratives of gender) 进行了批评, 后者经常将二十世纪跨儿历史以性别认同诊所 (the gender identity clinic) 的兴起作为核心。这些试图成为经典的论述解释 (these would-be canonical accounts) 详尽指出斯坦福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过渡的医学化 (the medicalisation of transition) 的引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sup>40</sup>而正如吉尔-彼得森的修正主义论述 (revisionist account) 所巧妙展示的, 跨儿生活并不是从诊所开始的, 也不是从那里结束的。

我们可以开始看到诊所是如何作为一个‘家计管理 (oikonomic)’机构来运作的 (function)。在诊所里, 管理服务病人的健康 (stewarding patient wellbeing) 是对于国家在施行和管理性差异本身这一方面 (the state in administering and managing sexual difference itself) 的财产自由主义利益 (the proprietarian interest) 的一种次要关切 (a subordinate concern)。诊所的职权范围和运作 (remit and operations) 是国家、病人、临床医生和更广泛的社会态度之间持续争论的场所——一方面是事实上的实际生活、实践和经验的 (actually lived, practised, and experienced) 性别化差异 (gendered difference), 另一方面是 (也总是处以另一方面的), 国家和资本试图组织、限制和管理性别化差异的效应 (the effects of gendered difference)。与以往一样, 国家建构了一种有序而可靠的承诺和义务模式 (an orderly and reliable pattern of commitments and obligations) ——一种统治和剥削的模式 (of domination and exploitation) ——跨越着空间、时间和继承关系 (across space, time, and lines of inheritance)。正是由于这个 (this) 原因, 跨儿者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收到的不是 (完全地) 拒绝否定, 而是来自国家权威当局的高度有条件的批准确认 (a highly conditional validation from state authorities)。

如果跨儿生活不能被根除或转入地下, 它至少可以被正常化并被规范于 (normalised and disciplined into) 对性别化行为和期望的普遍理解 (prevailing understandings of gendered behaviour and expectations) 中。对于恐跨的温和派 (the transphobic

---

<sup>40</sup> Gill Peterson, J. (2018). *Histories of the Transgender Child*.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oderate) 来说, 只有在个人历史与临床理想 (a clinical ideal) 相匹配的情况下, 才会把过渡 (transition) 理解为是一种可能性。但我们的现实一直都是很复杂的。并非每个跨儿生活都符合‘二元过渡 (binary transition) ’这一目的论模型 (the teleological model) ; 事实上, 很少有人能做到。我们对过渡的论述解释也不应该是简明直接 (straightforward) 以便得到正式确认验证 (formal validation) 的。在放弃并交出 (in abdicating and surrendering) 我们的自我理解 (our self-understandings) 给那些在其历史上一直试图窒息跨儿生活的机构 (institutions) 本身时——这些机构一直试图使跨儿生活变得不可想象、不可知、不可挽回的 (to render it unthinkable, unknowable, unredeemable) ——我们反过来也窒息了自己。

经历异化 (to experience alienation) 就是为另一个人的目的而活。过渡需要一个人以任何看起来实际可行的方式主张维护 (assert) 自己的生活方式 (terms of living) 。我们在面对意图核查、监督和界定 (verifying, monitoring, and delimiting) 我们的劳动分工 (a division of labour) 时的反应 (response) 所决定的将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命运。

### 从恐慌到起义 (*From panic to revolt*)

本书的指导思路是, ‘跨性别 (transgender) ’不是一种古板的本体论, 也不是一种从外部强加的抽象的、规约的身份 (an abstract, regulative identity) , 而是一种实际的真实 (a practical truth) 。我们的每一个身份认同 (identification) 都是通过有意向的社群有意识的、耐心的、集体的行动 (the conscious, patient, collective action of intentional communities) 来实现的 (realised) , 同时这些社群为它提供了基础和意义。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 需要流通、消费和社会再生产的循环回路 (circuits) 。对性别和性意识的规约 (the regula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远不是一个边缘化的问题 (a marginal concern) , 它必须被理解为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因为它跨时代持续存在着。‘跨儿意识形态 (trans ideology) ’在反动保守派 (reactionaries) 中所引发的盛怒 (wrath) 并不只是单纯愚蠢的蔑视 (mindless contempt) 。它不能被简化还原为心理剧 (psychodrama) 。相反, 资本主义之右翼 (capitalism's right wing) 有着充分的理由来对待对其私人家庭之运作的连续性 (continuity in the operation of its private households)



的明显破坏 (apparent breaches)。这种公开的蔑视不会被平息，无论资本主义的左翼 (the left wing of capitalism) 如何熟练巧妙地提供空洞的调解承诺 (hollow promises of accommodation)，一个以改革后的家庭 (reformed households)、现代化的主体性 (modernised subjectivities)、和对性别开明的压迫者 (gender enlightened oppressors) 为特征的更加包容的资产阶级 (of an ever more encompassing bourgeoisie) 的承诺。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意味着拒绝这种看似猛烈的分歧 (ferocious disagreement)。跨性别权利 (transgender rights) 提供了一个空洞的目标。公民解放 (civic emancipation) 是一种皮洛士式的惨烈胜利 (a pyrrhic victory)。私人家庭和工作场所都提供了一个持续的大量互相搅动炮制的压迫和发展性损害 (a continual churn of oppression and developmental damage)。这种跨世代的伤害不会因为任何制度上的转变 (institutional shift)，或任何不符合公社要求 (falls short of the commune) 的运动而得到缓解。要解放跨儿者，首先需要推翻阶级划分 (class divisions)，扭转 (reversing) 我们与生产资料/方式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的分离，并在家庭之外 (beyond the family) 发展新的养育形式 (new forms for nurture)。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不仅提供了我们区别于规范的经验 (our experiences as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norm) 论述，而且分析了国家和资本如何将这些归属感区分 (ascriptive distinctions) 转化为物质力量 (a material force)。性别不仅仅是一个表达性潜能的场所 (a site of expressive potential) ——一个自我实现和自我塑造的场所 (of self-realisation and self-fashioning) ——而且也同样是一个被财产关系所约束界定的场所 (a site bounded by property relations)。财产通过所有权和权利资格的模式 (patterns of ownership and entitlement) 以呈现为是自然的 (appears as natural)，而这两者同时又是深深的性别化和种族化的 (deeply gendered and racialised)。因此，那些为了新的、自我塑造的定位 (new, self-fashioned positions) 而放弃预期角色 (abdicating their expected role) 的人被解读为是对资本主义连续性 (the continuity of capitalism) 的致命威胁。过渡 (to transition) 意味着背弃先前所假定的协议，尽管这些协议从未真正签署过。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全球右翼势力的猛烈崛起 (the convulsive rise of the Global Right) 已使过渡者 (transitioner) 与移居者 (the migrant) 一起成为了‘文化堕落 (cultural degeneracy)’的主要症状和代理人 (a key symptom and agent)。有一个术语对这种情况

进行了最好的总结：‘跨儿恐慌（trans panic）’，这个术语是回应美国谋杀犯经常进行的法律辩护（a legal defence）而被发明出来的，TA们对自己暴力行为的辩护理由（justification for their violence）是TA们的异性恋（heterosexuality）因为TA们被一个原来是跨儿的女人（a woman who turned out to be trans）所吸引（their attraction to）而遭到破坏（undermined）。这种恐慌在大范围内出现，也出现在这些单一的事件中：权利（the right）决定了我们【指跨儿和非二元者】是对所有固定性和常态性（fixity and normality）的威胁，为爆炸性法外暴力的爆发（bursts of explosive, extrajudicial violence）以及国家官员对权利和基本尊严的系统性剥夺提供了正当理由（the systemic deprivation of rights and basic dignity from state officials）。

曾经，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主义把对于世界的二元理解（a binary conception of the world）强加给全世界；通过殖民法律的制定（colonial law-making），就像欧洲探险家所实行的大屠杀一样。<sup>41</sup>现在，帝国核心的‘西方’（the ‘West’ of the imperial core）已经成为性别多元主义（gender pluralism）的同义词，而这一进步发展（progression）已经被全球右翼政权（Global Right regimes）欣然且象征性地加以利用（gladly and symbolically instrumentalised）。民族主义政党（nationalist parties）比如联合俄罗斯（United Russia）<sup>42</sup>，匈牙利的青民联（Fidesz）<sup>43</sup>，巴西的社会自由党（Social Liberal Party）<sup>44</sup>，都将‘跨儿意识形态（trans ideology）’描述为是全球主义的污染（globalist contamination），是由诡计多端的非政府组织（scheming NGOs）、堕落的学者、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所播下的外国阴谋。

这些同时涌现的力量（surging forces）之间的不协调（dissonance），不能用左翼自由派的‘跨儿权利’提案（left-liberal proposals for ‘trans rights’）来回答，甚至不能用社会

---

<sup>41</sup> 关于追溯这一司法过程（this juridical process）的一部分，即把印度希吉拉人（Indian hijra）渲染为犯罪人口（a criminalised population），这一部分的论述（account），请参见：Hinchy, Jessica (2020). *Governing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Colonial India The Hijra, c.185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p>42</sup> 对于俄罗斯跨儿革命者（trans revolutionaries）的抵抗的回顾，见：Kirey-Sitnikova, Y. (1 May 2016). *The Emergence of Transfeminism in Russia: Opposition from Cisnormative Feminists and Trans\* People*. *TSQ*, 3.1-2, 165-174.

<sup>43</sup> Gál, H. (25 May 2020). *Trans Rights and ‘Gender Ideology’ in Hungary*. *RS21*, <https://www.rs21.org.uk/2020/05/25/trans-rights-andgender-ideology-in-hungary/>

<sup>44</sup> Virginia Guitzel 在本书的投稿中有更详细的介绍。

民主主义的崩坏破灭 (the busted flush of social democracy) 来回答，因为社会民主主义一次又一次地提供了通过投票箱击败右翼和建立经济公平 (thrashing the right and installing economic equity) 的虚幻前景 (the illusory prospect)。<sup>45</sup>在如此高的赌注下，我们需要对世界历史进行更激烈的干预，也需要一个比我们现有的更尖锐的理论 (a much sharper theory) 来理解把握我们的社会境况 (social conditions)。我们的情况 (circumstances) 要求我们对一系列复杂的问题的回答远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答案。<sup>46</sup>

这就是需要一种**专门的** (*specifically*)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跨性别马克思主义呈现描述了 (presents) 有生命的跨儿生活 (trans life as it is lived)。既不是借喻的 (figural)，也不是工具性的 (instrumental)，而是不加修饰的 (unadorned)。不是为了忠实，也不是为了对TA人的‘代表 (representation)’。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最好地重塑世界各地劳动力所面临的环境，以及不断膨胀的‘工业后备军 (industrial reserve army)’。为了一个无产阶级的自主权 (a proletarian autonomy)，它并不要求我们从我们的生活中剥夺现有的生存手段。为了一个没有进行要求的运动 (a movement that does not demand)，我们把我们的——作为对更崇高和更正义的事业 (a higher and more righteous cause) 的干扰——的需求和渴望放在一边。

资本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两者都是历史问题 (matters of history)。强加新的限制，施加新的惨酷，正如它为表达性潜能 (expressive potentials)、欢乐 (joys)、团结、和变革 (transformations) 提供新的空间一样。跨性别马克思主义为那些调查这一进程的人 (those surveying this process) 提供了一个暗淡的希望。

跨性别马克思主义引导我们不要否认欢乐，也不要否认我们自己，同时同样决不允许我们自己从国际主义革命 (internationalist revolution) 的道路上望而却步。我们的目的不仅是对我们的社会苦难 (social afflictions) 有一个更谨慎严格的理解，而是为废除长期以来

---

<sup>45</sup>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 (social democracy) 对跨儿生活 (trans life) 的结构性敌视 (structural hostility) 的漫长历史，见：O'Brien, M. (2019). To Abolish the Family: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and Gender Liberation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ndnotes*, 5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360–417.

<sup>46</sup> Mamedov, G., & Shatalova, O. (18 August 2017). Against Simple Answers: The Queer-Communist Theory of Evald Ilyenkov and Alexander Suvorov. *ArtsEverywhere*, <https://artseverywhere.ca/2017/08/17/against-simple-answers/>.

所不能容忍的东西提供燃料。我们所遭受的一切是符合逻辑的（logical），但从来不是必要的。已经做成的事情可以是被消解的（What has been made can be unmade）。